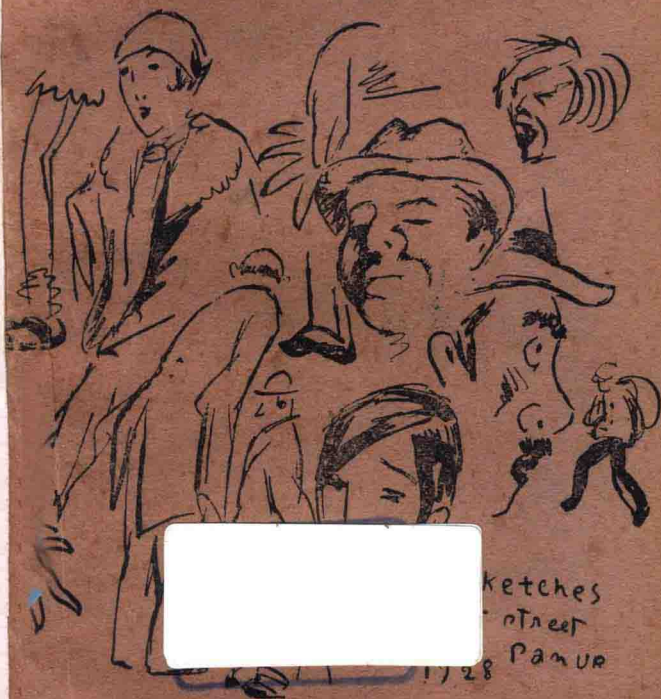


夕種描素

張資平著



上海

樂羣書店出版



鼯鼠先生

二

鼯鼠先生是陶壽常先生的綽名——我們四年級同人贈給他的代名詞。

陶先生是我們K中學的英文法教員，本年九月我們昇進了四年級後才到我們中學校來的。聽說陶先生是去年六月間由S高等師範畢業出來的，未來我們K中學以前的一年間在他村裏的高等小學每星期擔任幾點鐘英文。他能來我們K中學當教員完全是由S高等師範教員

鄭先生推薦的，因為我們K中學的劉校長和陶先生的受業師鄭先生是X大學的同學。據劉校長的報告，陶先生的英文程度是很高的——大概劉校長也不過根據鄭先生薦書中的巧語，我們可以想像得到的——不過我們總存了一點偏見，陶先生由S高等師範出來已滿一年了，這一年間何以總售不出去——沒有中學校聘他當教員呢？聽說和他同級的有十多個人，快要畢業之前刻給各中學校爭着聘了去，祇剩下陶先生沒有人要。校長又說他的英文程度不壞，所以陶先生還未到校之前，我斷定他之不受歡迎一定是風采不佳。各中學校都不要的，劉校長偏聽鄭先生的話把他聘了來，我們K中學可算是倒運了。在我們四年級中我算是頂信用劉校長的話的，其他同學中對陶先生的英文程度很多懷疑的。

擔任我們四年級的英文法的李教員不該患了神經衰弱症的。李教員因為要休養辭了職，所以這位陶壽常先生就跑到我們級裏來了。

我們對陶先生沒有好感的第二個原因是我

們正大失望中——離開了李教員後的失望中，陶先生就跑了來。李先生是教會辦的大學的畢業生，年紀也還輕，英文程度很好，教授法也妙，並且上課時的風采奕奕，無一點不使我們敬愛的。當我們聽見李先生要辭職時，我們都感着我們眼皮沉重，異常的失望。在這期內學校就發表陶先生要來擔任李先生的功課，我們都直感的以為李先生是被陶先生擠了去的，所以對未到校的陶先生都抱着反感去等候他來。

開學式的那一天，劉校長和新舊教職員率領着我們同學數百人向國旗行了三鞠躬禮後，校長很誠懇的致了一回訓詞。

“本學期聘請了兩位新教員都是品學兼優的新進教育家，這是我們應當特別的表示歡迎的。”說完了訓詞後，校長緊接着介紹兩位新來的教員。

“這位是陳伯勳先生，是擔任生物學的。”校長指着一個年約四十多歲的，鼻孔下面蓄有短鬚的新教員介紹給我們。

陳先生站了起來向我們鞠了一躬。

“過蒙校長稱贊，實在不敢當。往後兄弟祇盡能力所及和諸同學研究學問。也望諸同學熱心的來共同研究。”陳先生說了後又點了點頭，回到他的坐席去坐下了。

“這位是陶壽常先生，是擔任英文法的。”校長再把坐在陳先生旁邊的一個尖嘴小眼的新教員介紹給我們。

——完全是一匹 mouse！我看見他，就起了這樣的一個直覺：mouse！mouse 先生！

Mouse 先生雙頰塗了朱一般的站起來向我們戰戰兢兢的鞠了躬，站了一會，說不出話來。因為他要到我們四年級擔任英文法，所以我特別的觀察他的臉孔和態度。他的眼睛不單小得難看，並且深深的陷入眶裏去了。若不是當中的那兩根門牙露了出來，他那很厚的紫色的嘴唇緊縮做一團，我真的要誤認牠為母雞的排洩器官了。愈留神觀察他，愈覺得他像一匹 mouse。

陶先生站了一會，額上發出了許多汗珠兒。

他忙從衣袋裏取了條手巾出來向額上揩。

“蒙校長，長，長，厚愛！聘我，我，我，……來當教……當英文教員。和和諸君共處一堂，……” mouse 先生居然敢伸出右掌來對着我們向空中招撫一下，表示‘共處一堂’的意思。“是，是，我最以為榮幸的。”

——以後每月能領四十塊大洋的薪水，當然再‘榮幸’沒有了的。我心裏覺得異常可笑。

“兄弟不會說話，說得不好，對不起。” mouse 先生雙頰愈漲紅得厲害，退下去了。

我們同級的同学們都你望我我望你的微笑，還有幾個伸出舌頭來笑的。

二

第二天是正式上課的日子了。好奇心鼓動着我們盼望陶先生早一刻到我們教室裏來。第一點鐘是倫理學——六十多歲的高廩生的修身訓話，大家都沒有心緒聽講，盼望他快點下去換

陶先生上來。

下課的鐘響了，高稟生退出去了，我們級裏便起了一陣喧嚷。

“喂！喂！你們看陶先生像個什麼樣人？”級裏的頂刻薄的徐君笑着問我們。我們知道他又有引人笑的刻薄話了，都笑着準備聽他的說話。

“你看他像個什麼樣人？”我忙反問徐君。

“東門橋的……”徐君的話還沒說完，副級長的白君狂笑起來了。

“你看，笑得這個樣子！”級裏的頂年輕的汪君問白君。

“黃保隆橋館裏的擡轎的！”白君說了後全教室都鬨笑起來了。

“若不是他穿件西裝，我真要當他是那個轎夫了。”

“我覺得他完全是匹驢鼠。你看他嘴尖眼小的。”我始終主張我的最初的印象。

“同感，同感！”一個綽號性的哲學者的米君在響應。全教室又鬨笑起來了。

“的確風采太差了。外觀太貧寒了。”級長的許君抱着幾分同情的說。

“看他的說話和舉動是個很老實的人。”一個姓宗的同學也對陶先生抱同情。

級裏的空氣——對陶先生抱反感的緊張着的空氣——漸漸的和緩下來了。

“學問好不好要以後才知道，但我敢決定他的教授法是不行的。你們看，祇說了兩句話就出了一頭一臉的冷汗，雙頰緋紅的，紅得比關雲長還要厲害。他的教授法是靠不住了。”一個同級的陳君在批評陶先生的處女講演的態度。

“那不一定。初次登場誰都有點兒戰戰兢兢的。過幾天慣了後就好了。”忠厚的宗君始終替陶先生辯護。

“總而言之，趕不上李先生是可斷言的。”一位姓滕的同學說了後微微地嘆了口氣。

“來了喲！來了喲！”在熱望着陶先生來上課的徐君聽見教室外的靴音，歡呼起來。

陶先生的靴音帶有點鐵屑在地板上摩擦的

音響，黑色的靴皮也轉成灰白色了。身上穿的原是紺青色的，現在完全變成紫紅色了的反領西裝，祇有肩脅下的部分還可以認得點紺青色的薄影出來。

陶先生不疾不徐的走上教壇上去了，正立着向我們鞠了一躬，前列坐的幾個同學不能不站了起來。坐在後列的屁股還是死貼着坐席不肯起來。其中也有幾個覺得先生既向我們鞠了躬，過意思不去，不得已把身體往前搖了一搖，或略把屁股一提就算了事了。

陶先生的態度異常的嚴肅，像在準備替他的老子或老娘成服，或籌思當成服的時候對着來賓要如何的哭法。在我眼睛裏的陶先生的姿態是很愴然的，他的態度也很愴然。先生的態度雖是嚴肅，但他的蒼黑的臉頰總帶幾分紅赧。我們級裏的空氣也在緊張着，連呼吸的聲息都聽不見，各人的視線都在陶先生的臉上集中。

“兄弟今後要和諸君同一堂研究學問了，……”陶先生把出席簿按名呼點了後說出了這半

句話來。

現在映進我們眼裏的陶先生像用了倍率很強的顯微鏡擴大了的像影，異常的明瞭。低狹的額部，高突的顴骨，尖銳的嘴，斜露出來的門牙和低小的聲音沒有一件能引起我們的視官或聽官的注意。

“……往後要和諸君研究英文，不是英語，是英文法，格蘭麻。……”陶先生的發音太不高明了，後列有一二個同學低聲的在仿效陶先生的發音，“格蘭麻，格蘭麻。”

有幾個同學咕噥的笑出聲來了。

陶先生明知我們是在輕鄙他，笑他的英文發音不好，但他祇能老着臉皮當做不聽見，其實他的雙頰更漲紅得厲害了。

“不懂英文法就不會念英文書，作算會說幾句流暢的英國話也不算得什麼。上海的黃包車夫和西菜館裏的僕歐，都會說幾句沒有文法的英國話，發音也很好。……”陶先生替自己辯護之後提起一根粉條在黑板上寫了一個boy字。陶

先生的英國字倒還寫得好。祇寫了一個 boy 字，就可以看得出他從前是在英習字很用了一點苦工的。

“想多讀外國有用的書籍就不能不習外國文，文法就是習外國文的鑰匙。習外國文的 key”陶先生又在黑板上寫了一個 key 字。歸納陶先生所講的意思，英文法比其他什麼學科都還重要。

我們知道這位陶先生並不是個黃包車夫也不是個西菜館裏的僕歐了，並且看他講論文法的重要講得諄諄摯摯的；我們對陶先生的教授法像還有一線希望。

陶先生的‘英文法重要論’講了半點多鐘，聽衆也有些倦意了。

“本學期的課程是由形容詞，由 adjective 起，是不是？”陶先生的質問沒有指名要誰答覆，我們都低着頭不說話。

陶先生看見沒有人理他，忙翻看名簿，看了後，

“級長，是不是！”

“是的，由形容詞起。”

級裏又發了一陣笑聲出來。

“笑，笑什麼？有什麼事好笑的？”陶先生滿臉通紅翻過來質問我們，我們再沉默着低下頭去。

“形容詞，adjective，形容詞是把名詞，把noun的一切性質形容出來的字，所以叫做形容詞。你看，牠的定義，‘An adjective is a word which qualifies or limits a noun’舉個例來說……”

陶先生的教授法很急促，沒有平均的速度；他的聲調也始終顫動的。

我們裏面的幾個下了課後走出教室門首還在仿陶先生的口調，“形容詞是把名詞的一切性質形容出來的字。”

三年間經過了李先生的訓練的我們對陶先生的教授法是很不滿足的。我們因為快要畢業了，騾鼠先生又貧寒得可憐，所以我們對他都抱忍耐主義，不和他發生問題。不幸的陶先生誤解了我們的好意；他當他是個程度既高教授法又很好的教員，所以我們不驅逐他。

有一天我和副級長白君走過姓黃的數理教員的窗下，聽見騾鼠先生在裏面和黃教員說話。我們略停一停足偷聽了一二句，恰好這一兩句就是罵我們四年級的壞話。

黃望封去年曾在我們級裏擔任了一個月的物理，不單教授法很壞，就連物理程度也還沒有當中學教師的資格。有次教到昇華作用(sublimation)，黃望封先生說有幾種物質在高溫度化為氣體，後因溫度的下降，由氣體而液體，由液體再固化而結晶，牠們的液象期間是很短急的；這種作用就叫做昇華作用。但我們級裏的盧君是個喜歡研究理化的人，他在圖書館裏翻了好幾本參考書。到後來他發見黃望封先生的昇華

作用的解釋完全錯了，因為他在一本英文物理書裏面發見了一個昇華點 (sublimation point) 的名詞。到了第二天，盧君就在講堂上用很嚴正的態度要求黃先生解釋昇華點這個名詞。黃望封先生不單硬主張昇華作用要經過液象這個階級，並且還叱責盧君，說盧君“囂張，”“有意為難，”“侮辱師長。”校長偏聽了黃先生的話硬把好學不倦的盧君記了一個大過。因此我們全級就聯合不上黃望封先生的課。

黃教員風聞我們要排斥他了，出有先發制人之策，一方面向校長提出辭職書，一方面運動一二年級幾個同鄉學生出來挽留他。黃教員是P大學畢業的理科學士，由P大學幾個鼎鼎大名的教員推荐來的，他初到校時常把經李蘭，周士雄，王世芳等博士，簽名的薦書給我們看。這三位博士聽見我們要排斥黃先生了，又聯名的寫了封信來給校長，大意說黃先生是當代不易得的學者，若對這種有學問的人還加以排斥，那末以後有學問的教員不敢來K中學了。信裏所

說的無非是一類互相標榜的話。果然有一部分的同學，頭腦簡單，迷信博士，以為P大學的博士們放的臭屁都是香的；看見了李，周，王三博士來的那封無聊的信便起來和我們反抗，說非留黃教員不可。結果校長叫化學教員燕先生擔任我們級裏的物理。黃望封祇擔任一二年級的數學了。

經了那次的風潮，黃教員恨我們恨得入骨髓，

我和白君走過黃教員的門首無意中聽見了陶先生和他在議論我們四年級生，我們倆免不得要停足聽下去。

“你的話果然不錯，是他們那班頂囂張的了。”

“是麼？所以我說對他們客氣不得。如果無理由的笑，非嚴加叱責不行。”

“是的，他們總起讪笑，一看見我來上課就都在猶笑。”

“你就痛罵他們一頓不要緊！罵一回後，以

後要好些的。”

“可以叱罵他們麼？我不是想保持這個窮教員的飯碗，不過半年半月的跑出去是很難找相當的職業。”

“你怕他們趕你？不要緊，不要緊！我可以替你運動一二年級的大部分學生挽留你。”

“你是有學位的，並且有博士們做你的後援！我呢，怕沒有人挽留吧。”陶先生吐出哀音來了。

“你不是兼擔了三年級的英文麼？他們三年級對你的感情怎麼樣？”

“也不很好！不過總比四年級的九老爺們好些。”

“他們四年級裏面也不少循規蹈矩的學生，不過少數受制於多數了吧。”

“不錯，無論那一校的大風潮倡首的祇一兩個囂張的學生。其他都是盲從的。”

“你知道四年級裏面頂囂張的是那一個？”

“那個當副級長的吧。”

我望着白君笑了一笑，白君也笑了一笑立即恢復他的嚴正的臉色。我望見白君的態度，知道陶先生不能幸免了。

“他們四年級裏有個美人，你看見了沒有？”

“那一個？”

“頂年輕的那一個。”

“汪麼？美少年！的確是個美少年！”

“你看中意了他？”

“瞎說！”

“他是有主之物了。”

“什麼話？是那一個？”

“就是那個大將！”

“白？”

我看見白君的頰上微微地泛了點紅，提起脚步就跑。他決意向陶先生挑戰了。

四

秋漸深了，射進教室裏的陽光——透過玻

璃窗扉射進教室裏來的陽光很暖和的可愛。但教室裏的空氣總是緊張着，像快要發生什麼大事件般的。

帶點鐵屑在地板上摩擦的音響又波動進教室裏面來了。陶先生站在教壇上了。

“If possible, ……” 陶先生按名簿呼點了後，提起粉條一面說，一面黑板上寫了 “If possible” 兩個英文字 “諸君此次臨時試驗的卷子大概看過了，明天可以發還給諸君 平均的成績還好，還不壞。但也有一二卷文法上有點不嚴密的地方，譬如這一句，‘If possible, we shall start for Swatow to-morrow.’ 文章是很好，不過 ‘If possible’ 在文法上總有點不妥當。” 陶先生用根粉條指着黑板上那兩個英國字叫我們注意，“若把 if possible 兩字的中間加上 it is 兩個字，那就很滿足了，再好沒有了。”

陶先生今天真碰着鬼，恰恰他說的這一句文章的作者就是副級長白君。

“先生！”白君的臉上像撒上了一重白霜，忙

站了起來，『那末 if possible 在文法上是算錯了的，通不過去了的，是不是？』

“當然不大好！當然通不過去！”陶先生很得意的微笑着說。他像昨天受了黃教員的挑唆，有意找白君的錯處向白君挑剔。

“先生！你知道當教員是怎麼一種職業！”

“什麼，什麼話？當教員是一種神聖的，教育的職業，替國家教育人材的職業！”

“你知道當教員要有什麼本領？”

“這真奇怪了！你若不願意聽，不聽我的講義就完了。你發出這些節外生枝的話來耗費有用的時光是不是不很妥當的。”陶先生想說“…是不行的，”或“不對的，”但他終不敢說出口，隱忍下去了。他的雙頰早通紅了。他的眼睛一開一閉的更跳動得厲害。在他這態度裏面含着一種無窮的悲哀。我當時覺得白君未免太過了。

“我是對先生質問，關於英文法的質問！先生！文法上有種 elliptical sentence 是怎麼一種文句？”

白君一語提醒了陶先生，陶先生當下的態度異常的難過，他的臉色由紅轉成青色了，額上滿堆了米粒大的汗珠。

“不過，不過，不過我希望諸君在文章上應用的文法是限於 clauses and phrases 那一章裏面的。elliptical sentences 還沒教到就採來應用，總不很妥當。”

“那就通不過去了麼？”

“……”陶先生像呆雞般的站在教壇上說不出話來了。他額上的汗珠由米粒大增加至豆蔻大了。

“陶先生，我忠告你，當教員是把學問來換飯吃的！若沒有學問就應當自行告退，方不失為自重的君子！”

後列有幾個同學在呼“同感”，“同感。”

約有二分鐘間，教室裏的空氣異常的沉寂。

“諸君要求我退職，這是很容易的事。祇要寄一封信來，由諸君簽名寄一封信來，我遲早都可以辭職的！又何必當堂辱我！憑良心講，我在

學問上的工夫並沒有對不起諸君的地方，至教授法祇好由諸君自己去批評了。不過英文法的講義是很乾燥無味的，除了逐條文章解釋之外能夠另有良好有趣的教授法麼？”陶先生若不是站在教壇上，他早就要放聲痛哭了。

陶先生這時候的態度完全像匹在囚籠的騾鼠。他又像個罪囚，在聽我們宣布他的死刑。

“至就今天的 *elliptical sentences* 而論，因為還沒有教到，所以沒有翻下去準備。諸君日後出來當教員時，才知道當教員的痛苦，習過了的功課若不加以溫習誰都會忘記的，就叫博士來也是一樣的。其實中國的博士碩士們並沒有什麼了不起”陶先生像有了決心，態度忽然的鎮靜起來。

“我趁這個機會向諸君發表我的懺悔吧。我犯過了的罪惡，我今天算得了報酬了。諸君排斥我——區區一個高等師範畢業生的我，算得勇麼？算得榮麼？我在 S 高等師範時代也曾和諸君一樣的勇氣糾糾的趕了幾個博士和碩士——還

有程度趕不上我們的博士們呢！今天聯盟說不上那一個博士的課，明天又寫封信去叫那一個碩士自動的辭職，再過一天又在黑板上寫幾句刻薄話去罵那一個博士！換一個趕一個，趕一個迎一個；結果還得不到好教授。你們要知道在中國號稱博士的人們的聲名完全是由互相標榜出來的！他們每天苦心孤詣的不過今天想把這個學校做他們的殖民地，明天又想把那個學校做他們的殖民地；自己又捨不得老地盤就拚命推薦他們的學生來。中國何常有真學者——最好笑的就是當代的像乳犬般的沒有睜開眼睛的學生們祇知偶像崇拜，說某某是當代學者，某某是XX學專家。其實中國的學者們都是半斤八兩的。祇要利用無常識的學生們的喜新厭故的習慣就可以排斥舊的教員，奪取他們的地盤。我去之後，希望有博士來教你們！”陶先生慷慨淋漓的講演了一陣頭也不點的退出了教室。

陶先生去了後，我個人心裏反覺得難過起來，覺得陶先生還不壞呀。

聽門房說，陶先生到第二天一早就搬出去了。我聽見之後覺得陶先生的去職完全是自己一個趕了他去的，心裏異常的難過；因為我不該先替陶先生起了一個Mouse先生的綽名引起了全級同學對陶先生生了誤解和惡感。

一九二五，六，六，脫稿於武昌。

綠 黴 火 腿

一

經過了一星期的海上生活，鄔伯強在日本的橫濱港登了岸。他是初來日本，一句日本話也不會說。他在甲板上和一個紅帽（替客運搬行李的人）筆談了半天，纔把自己的意思達到了。紅帽就替他叫了兩台洋車，把他的行李都裝進車子裏，也叫他坐上去，送他到火車站來。

伯強在上海動身的時候，曾寫了封信給在東京的同鄉，約他們到橫濱來招呼他。所乘的郵

船M丸在神戶停泊時，他再寫了一張明信片寄給他們。但今天到了橫濱，還是自己招呼着幾件重笨的行李受了稅關吏的檢查後，搬運到車站來。他心裏不免感着一種孤寂，同時也發生初適異域的哀愁。

——早曉得他們不來，我在長崎登岸，轉坐火車直到東京就好了。船停泊在長崎時，有個廣東商人勸我上岸並且答應替我招呼行李上火車呢。因為圖省幾塊錢，多吃了許多苦了。我竟沒有料到由神戶到橫濱的海上風浪還這樣險惡。

伯強坐在洋車裏，定了定神，許多無聊的瑣碎的事情便迴縈到他的腦上來。

——他們要白花車費由東京出來，當然不願意，這也難怪他們。……或者他們今天在學校裏有特別重要的功課也說不定，這更難怪他們了。

伯強又忙這樣地向自己解釋。

到了車站了。

他一個人茫然地坐在三等候車室裏，不知

道如何地買車票，也不明白如何地交運行李，一切唯有拜託這個紅帽了。車站鐘樓的大鐘告知他十一點又十五分了。

紅帽的確在熱心地爲伯強效力，跑來跑去，不時又拿着手簿和鉛筆走到他面前來同他筆談，問他餓不餓，要喝什麼飲料不要。伯強只望快一點到東京去，什麼都不想喫也不想喝，他祇向紅帽搖搖頭。

在國內，伯強曾聽過人說，日本人比中國人富於熱情，社會服務心也比中國人強。現在看來，果然不錯。伯強想，試看那個紅帽，他看見自己一個人自遠方來，人地生疏，語言不通，便熱心地爲自己招呼一切。縱令是自己的兄弟，朋友，也不能像這個紅帽——一個素不認識的異國人——熱心爲自己出力吧。

一到車站，由洋車跳下來時，車夫就向伯強討車費。他不知道紅帽講定的車費多少，也沒有零碎的銀角子了。他想唯有信賴這個紅帽。他忙取出一張十元的鈔票交給紅帽，要紅帽碎來開

發車賞。他望着紅帽，指了指自己手中的十元鈔票，再指那兩個車夫。紅帽微笑着點首，表示領會了他的意思。

兩個車夫跟了拿着十元鈔票的紅帽去後，伯強感着十二分的疲倦了。他覺得旅行真是件不容易的事，旅途中沒有一件事情不麻煩。他靠在三等候車室裏的長椅子上目陰目陽地打了一會瞌睡，聽見鈴聲，忙睜開眼睛來。他駭了一跳，因為擺在自己面前的幾件重笨的行李不知去向了，只留一件被按在自己肘下的手提皮篋還放在自己身邊。他失悔自己不該這樣疎忽，不該纔坐下來就打瞌睡。

——大概給紅帽搬到運輸處去了吧。

伯強坐在候車室裏心懸懸地盼望了好一會，纔見那個紅帽笑吟吟地走了來，在他的小日記簿上寫了「又二十分發車」六個字給他看。他無意識地點了點頭。他祇希望紅帽有關於十元的用途的報告。但紅帽把鉛筆和日記簿插進他的洋背心的小袋裏後，對於十元鈔票的事一點

也不提。伯強心裏十二分的納悶，但又不便說出來。

再悶坐了十餘分鍾，還不見紅帽回來。候車室裏的搭客都各持着一枚紅色車票站起來了。查票的柵子門首滿擠了一大堆人。伯強看見這樣情形，更着急起來。

——莫非那個小鬼騙了我十元還不算，又把我的行李騙了去麼。行李裏面有許多衣服，許多值錢的書籍，許多食品，此外還有一條真正金華火腿！……糟了，糟了！自己不該太信任他了！自己應該緊跟着他去的。但是這個小皮筴雖然小，提着就不容易走路了。手無縛雞之力的自己怎麼能夠提着這個皮筴跟着他跑來跑去呢。

又過了好一會，紅帽還不來。擠在查票口的人羣都進柵子裏去了。聽見開車的鈴聲了，也聽見汽笛在嗚嗚的響。

——不該信他們的話的！他們由日本回國來的都說，行李交託紅帽是萬無一失的，不過要多給點酒錢給他，日本的下等人比中國的要錢

還更要得厲害。但是這個紅帽不能如他們所說的靠得住吧。是的，完全是自己錯了！自己太不小心了！他們不是說，交託行李給紅帽時，他有一個小銅牌——刻有號數的——交回來麼。如果行李有失，就可以憑這個銅牌去找警察追問。不向他要回一個憑據來，這完全是自己不小心了。

候車室裏的人數減少了，空氣轉沉靜下來。再過二分鐘的光景，紅帽來了，交一張輸運處的行李收據和紅色的車票給伯強，並替他提了那件小皮筴，指着月台，催他上火車。伯強機械地跟着紅帽走到查票口，剪了票就走到月台上來。不一忽，火車到了。還是紅帽先進滿裝搭客的車裏去，替他找着了一個席位，然後從車窗口伸出頭來向他招手。伯強進車裏來了，紅帽就把他提着的皮筴接過來，安置在上面的網架上。開車的鈴聲響了。紅帽就連向伯強鞠了幾個躬。隨即又聽見車長在吹警笛，準備開車。紅帽忙走向車門首跳下月台上去了。火車慢慢地向前蠕動。紅帽

站在車窗外再向他鞠躬，臉上也浮着一種討厭的淺笑。伯強一面無意識地向他微微地點首，一面在思索那張十元鈔票的用途。他失悔不該這樣怯懦不敢向紅帽質問，他想此時來不及了，已經遲了。怕強坐在車中正在呆想，火車走到第二個車站前停了。

二

到了東京，伯強就在神田區住中國留學生最多的一家下宿屋租了一間四疊半的小房間住下了，準備在附近專做中國學生生意的預備學校學習日文日語。在東京的幾個同鄉差不多會過了，也間接地認識了幾個新朋友。伯強到東京時，正是耶穌聖誕節的後一天，各學校都放了假；他們便引着他去逛公園，看映戲，鬧了兩個多星期，又是開學的時期了。

伯強也在一家預備學校報了名，學習英文和日語。上課的時間祇有上午的四個鐘頭。每天

七點鐘就要起牀，在伯強是件很不容易的工作。後來伯強知道下午也有新設的英日文班，於是他就改到下午上課了。

上過了幾天課，伯強覺得日文倒不難學，只有日語不容易記憶。因為難記憶就生了厭倦。但他也有點擔心怕學不會日本話時，留學就難得留成功了。

同住的十之八九是中國學生，但能夠和伯強說得話來的就很少，——實則一個都沒有。伯強看見他們儼然以先進自居，驕心傲氣的樣子，氣不過，也覺得好笑，所以也不願意去和他們接近。

最困難的是不會說話。下女來招呼他時，一句也不能回答。雖然他習了一二句‘要茶，’‘要開水，’‘要飯’的日常會話；但一天之中這些話的應用時機實在有限。

他上了兩個多禮拜課，愈覺得日本話難學，同時也對牠起了一種反感。在我們中國一句很簡單的話，用日本話說來就囉哩囉嗦地有二三

十個音，不容易說下去。並且說起來總是kanata(那位,)nakata(中田,)katana(刀,)tanaka(田中)一類的發音，不容易分辨。於是他暫把日語放下不學，把腦力轉向到英文方面去。他的英文是由中學第二年級的程度補習起，但在他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工作。上了一星期的課，覺得grammar和vocabulary雙方都和日本語一樣地難得記憶。到後來伯強又厭倦起英文來了。

春漸深了，近一星期來無日不是陰曇天氣。日本的街道一下雨就濘泥不堪，不好走路。並且春冷得厲害，伯強索性不上了課。每日祇一個人把房門關緊，盤腿坐在窗前的一張矮桌子前，翻讀由故國帶來的，自己最愛讀的詩詞和音韻學一類的古書。當他高聲朗讀的時候，駭得和他同住的中國學生吐舌搖頭，不住地打寒顫；也駭得日本下女用長袖掩着嘴，咕嚇咕嚇地暗笑。

讀倦了後，伯強便走到窗前，斜倚窗框，眺望下面街路上的電車，洋車，貨車及行人。有時候看見許多闊裙長袖的女學生成羣地在自己窗

下走過去。

——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好呀！好呀！

伯強自己在唱歎；唱歎之後，獨自作豪笑。他只恨這個窗口開得太高了，看不清楚女學生們的臉兒。但單看姿態已經很好的了。他想，不要說女學生，卽就這家下宿屋裏的下女說，其中也有一兩個長得滿縹緲的，雖不能稱爲美人，但自己從來所見的女性就沒有像她們這樣好的。

——日本有美人國之稱，這樣看來，的確不錯。既到日本來了，有機會時，該領略領略些日本風味。

伯強望着一羣女學生走過去，忽然地神魂飄蕩起來，跟着那羣蓬萊仙子去了。

——要接近蓬萊仙子，非學好日本語不成功。往後還是要努力用功。

伯強想到這層，忙退回到矮書桌前坐下，把松本龜太郎編的日華對照會話書翻開來念：

——張飛君！在！

——關羽君！在！

——姊姊給我一點茶！

——姊姊給我一點水！

伯強纔念了這幾句，又聽見在外面廊下掃地的下女們的笑聲了。他禁不住臉紅起來，不敢往下念了。他想打開門，痛罵她們幾句。但細心的他，隨即推想到罵了她們後的結果來。

——用日本話罵，自己近來只學會了一句‘馬鹿，’‘馬鹿，’‘馬鹿，’‘馬鹿，’‘馬鹿，’……地罵下去，完全無意思，怕她們更要笑得厲害吧。用中國話罵，她們一點不懂，她們聽見了後還是一樣地笑吧。

伯強剛纔一肚子的憤氣又不知消散到什麼地方去了。

他在這下宿屋裏住了一個多月了。這一個月來就像坐牢一般的痛苦。他還感着一種缺憾，就是一二星期間不知肉味了。他常看見同住的中國學生三三五五湊夥買些牛肉猪肉回來，把炭火爐端到房裏，自己燒來喫。伯強雖然羨慕，很想效法，但因旅囊不充，家中寄款不知何時能

到，實在不敢浪用，並且說不來日本話，也有許多不便；想到這層，他就懶得弄了。

——對了，我來弄火腿喫吧。若不是看見他們喫肉，我真想不起來，我箱裏還有條金華火腿呢。這是動身時一個親戚的贈品。儘鎖在箱裏做什麼。拿出來喫了牠吧。

伯強想及他的火腿，忙從土蓆上跳起來，臉上浮着微笑，走近壁櫥前，打開花紙裝裱的櫥門，他看見盛火腿的那個籐箱了。

由箱裏取出來的火腿滿生綠黴了。伯強隻手提着火腿，上唇左部微微地掀起，臉翻向窗口，望外面的天色。雨停了，祇不見太陽出來，但比早晨就強多了。他想生了綠黴的火腿要曬曬太陽後纔好喫，不然怕中毒。他提着火腿站在房中心籌思了一會，想着矮桌傍右壁上太陽光最常光臨的位置。他就決意把火腿掛在那壁高頭去。但他同時感着一種疲倦。他覺得這樣工作比暗記十頁的日本語還要艱辛。他看見那壁上，除了掛帽子的一根釘子外再沒有釘子，想把帽

子取下來，把火腿掛上，但位置太低了些，怕曬不到太陽。他想這件工作——曬火腿的工作的步驟，第一要放下火腿，把帽子取下來；第二要由抽屜裏取出鐵鉗，把那枚釘子拔下來；第三要把矮桌移近壁邊去；第四再拿鐵鎚，把那枚釘子釘進壁的上部去。

——麻煩極了！這怕要費點多鐘的工夫纔做得了。爲區區的‘喫’的問題要費這些工夫，真不合算。還沒有下手做，已經感着十二分的疲勞了。幸得自己帶了鐵鎚和鐵鉗來，不然，要向下宿屋的主人借時，這火腿就曬不成功了，跟着也就喫不成功了。

一鼓作氣，伯強奮鬥了半個多鐘頭，把火腿高高地掛在壁上去了。他的身體也十二分的疲困了。腦膜上像有小螞蟻在蠕蠕地行動，隱隱作痛。他發奮地把精神支撐起，繼續努力，將剛纔丟在土蓆上面的灰泥大帽拾起，塞進壁櫥裏，再把壁櫥裏的被褥搬出來，鋪在土蓆上後，立即滾身進去。壁櫥門大開，也懶得掩回去了。

他不知在什麼時候就睡着了。

三

伯強的父親是前清末年的一位大員，故伯強從小不曾受過一點點的物質的壓迫。天資很好，小時就有神童之稱，所以他的父親對他的期望很大，除教他讀書握管之外，沒有加以其他的身體鍛鍊；結果是用腦過度，患神經衰弱症，體力也很弱，走過一里半里的路，就氣喘喘地要叫車叫轎了。他不知道人世間有貧苦到沒有飯喫的人，更不知道在讀書應試之外尚有其他種種工作。他知道有做生意的人，但他深信做生意的人不單不苦，還很舒服。至於還有一大部分靠體力為生活的人們因為少和他接近，在他腦中沒有半點印象。他的處世立身的祕訣——也是他父親給他的訓條——是讀書，做官，賺錢；有了錢就可以買一切的物品。

十五歲的時候，父親死了。他纔略感覺到家

計的不容易了。但十六歲，他就進了學。有了秀才的招牌，加以父親的同年同僚等的援助，走過了幾個省分，不是在某大官的家裏當家庭教師，就在某大員幕中幫文案；所以他還是感不到物質生活不如意的痛苦。

十八歲那年赴鄉試。以他的才名，誰都相信他必名列五經魁內。他自己也覺得有十二分的把握。但進場後，因為不留心，寫了一個「玄」字，說是犯諱，文章雖好，終被黜了。

經了這回的大打擊後，他纔覺悟到科舉之無聊。於是他決意離了故鄉，走出上海來。他來上海，原是想拜國學大家詹瘋子為老師，研究國學的。但到上海後，聽見詹瘋子發表了一篇革命的言論，清廷加了一個亂黨的罪名，要通緝他，他就亡命到日本去了。伯強到上海後，翻讀了些關於時事的書籍和報章，纔稍知道天下大勢，也略明白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他想難怪詹先生要主張推倒清廷。於是伯強赴日本留學的意思便堅決了。

他終於到日本來了。但還沒有找着詹先生的住址。

他睡興正濃的時候，給一個下女驚醒了。

“鄔先生，鄔先生！飯端來了，好起來喫飯了。”

下女推着睡在被窩裏的伯強的肩膀說。這句東洋話，他倒聽得出來。他睜開眼睛，看見一個年輕的下女，雖不十分嫵媚，但也有幾分動人，並且還笑吟吟地望着他。他睡眼朦朧地也望着她。他再看矮桌前的座蒲團(墊子)傍邊有一個朱漆托盆，裏面擺着一個小飯桶，一小碗的醬油豆腐湯，一盤燻魚，一小碟醃蘿蔔，一隻小飯碗，一雙紅竹筷子。

——又是這種滿身刺的燻魚，怎樣啖得下去呢。

伯強看見這些菜就不想喫。並且睡了好半天纔起來，不覺得餓。但他又不能不起來喫，因為日本的菜飯冷了更難喫。他一翻身就伸掌到下女的紫紅色的頰上摸了一摸。他原來沒有這

樣大膽的。後來看見許多同住的都在大庭廣衆之中不客氣地這樣做。就連來訪他的同鄉看見下女到他房裏來時，也同樣地摸着她的頰和她說笑。所以伯強也就照樣試了一回，看見下女並不發惱，也不抗拒，祇是笑；於是他大膽起來了，常常摸下女的手和頰。

“討厭的鄔先生。”

下女忙背轉臉向那一邊，不像從前那樣地向他笑了。這時候，有志氣的青年所富有的自負心迫着他從被窩裏站了起來。他伸手到矮桌子上的茶盆裏，把白磁的小茶壺拿過來。他無暇用茶杯了，因為他的舌頭給一種有黏性的臭液膠住了，很不好過，他急急地在小茶壺嘴上接了一個長期的——半分多鐘——的 Kiss。

下女看不慣他的那種簡便的喝茶的習慣，再背過臉去望那邊。她略抬首就發見了掛在壁高頭的滿染綠黴的火腿。她最初沒有看清楚，以為是中國的一種樂器，因為她常在中國學生房裏看見許多樂器，如胡琴，三絃，琵琶等等。但仔

細一看，明明是條獸類的腿，她便蹙着眉頭翻過來向伯強苦笑。

“鄔先生那是不是ham?”

有 ham 一個字嵌在話裏面，伯強居然聽懂了。

“是的，ham! ham!”

伯強嘴裏的牙齒差不多整部露出來了，望着下女連連地點首。

“噉了，鄔先生。那個東西有鹽分，春天潮氣大，掛在那邊，會弄壞壁呢。”

這樣長的一句日本話，伯強聽不懂了。他祇呆望了下女一眼。下女看見他不說話，也不再說了。她向着坐在膳盆前的他鞠了鞠腰。

“請慢慢地喫吧。”

她說了後，就站起來出去了。

四

伯強喫過了晚飯，覺得有點肚子發脹，不快

活。他想這定是睡了覺不消化的緣故，要出去走動走動纔好。他坐着等了一刻，不見下女來收拾膳盆，也不再等了，披上外套，就往樓下來。當他坐在玄關裏的階段上穿靴子的時候，看見剛纔那個下女坐在帳房裏的櫃檯前望着他微笑。伯強看見她那種無禮的樣子，心裏有點氣，忙穿好靴子，低着頭急急地走出來。

纔踏出下宿屋門，走了二三步，覺得精神舒暢得多了。他想這定是空氣的作用。室外的空氣比室內的清新得多了。

他走了幾分鐘，走到神保町的十字街口來了。一輛貨車在他身邊走過去，他躲閃不及，貨車輪在泥水渦中輾過去，伯強的洋褲筒上濺了不少的泥水。他想罵那個拉貨車的，但不知怎麼罵法。‘罵鹿’兩個字快要由他的喉頭脫出來了。後來看見那拉車的面貌猶惡，不敢去惹他了。伯強低低下頭，望着新製的洋褲發癢。

伯強癢站了一會，想橫過電車軌道，到街路的那邊去。但兩方的電車都駛到來了。電車去了

後，又來了一羣映畫戲館的宣傳隊，——一隊西洋音樂隊和幾個擔旗幟的人，——把路遮斷了。他只得站着再等一會。街兩旁的招牌上的彩色電燈也亮了。街路上來往的人們都像很忙的。伯強想不出他們所以忙的道理來。他又懷疑，何以自己卻有這樣的閒暇。

他在一家煙草店裏買了一包‘敷島’（紙煙名）和一盒洋火，燃了根啣在口裏，一面吸一面走。他吸着煙，免不得又要咒詛自己一回。自己原來不吸煙的。在上海的時候，看見朋友們吸煙，便羨慕他們時髦，所以他就學習吸煙，不知不覺間就吸上癮了。但他又想，吸煙的主要原因還是閒暇和生活無聊。

伯強也知道自己的習性和行動漸趨墮落，很想堅決地振作一番。但終覺自己缺少這種革除故習的勇氣。

他在電車道旁的書攤上翻看了些書籍。有新的，有舊的，有日文的，有歐文的，但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他不能流暢地念下去的。到後來，在

一家古本屋（舊書店）裏發見了莊子，管子，例子，戰國策等日譯本。他就像哥崙布發見美洲大陸般的歡喜極了。他想把這些書買回來和中國原本對照起來讀，那末日本文一定可以以一日千里之勢進步起來，有了這些書，日本文的課真可以不上了。

伯強先翻開這些書來查看牠們的內容。書的內容是一段漢文一段日文相間地排印。他想這更妙了，連中文原本都可以不用了，對照讀時不必用兩本書，這是多麼便利的事。最後伯強又發見中文段中各字句間有許多「ノ」的符號，虧他聰明，他馬上知道這是日本人讀漢文時用的表示文法構造的符號。由這些符號，他又發見日本人對漢文的文法上的解釋有比中國人的新穎得多的。他想，這些書是一種價值連城的重寶了。

伯強把這幾部價錢便宜的舊書買了，就急急地回到下宿屋來。走進自己房裏來時，電燈已經亮了。他還沒有坐下去，就看見有一封信擺在

桌子上。他忙檢起來看，是在九洲K市高等學校讀書的一個朋友——謝漢華——寄給他的。

信裏並沒有說什麼重要的事，他知道謝漢華不久就要到東京來了。他在K市大學預科畢了業，要在三月以前趕到東京來投考大學。他研究純文藝，想進大學的英文學系。伯強和他算是世交，科舉廢後，他考上了遊學預備科，在省城讀了兩年書，就被送到日本來留學了。

——也好，望他快點來東京同住。我的日常生活也方便些。有事要和日本人交涉時，好請他當翻譯。

伯強看完了信，把牠丟進抽屜裏去了。他在矮桌前坐下，先取出一本莊子來讀。纔翻開書頁，就聽見有人在外面敲門。

“是那一個？”

伯強想敲門的定是同住的中國學生，想進來找自己閒談的。自己正悶得無聊，讓他進來談談也好。

“御免！（對不起）”

外面是日本人的聲音並且是男性的聲音。伯強才站起來，房門已經給敲「的」開了。伯強一看，認得是下宿屋的番頭（帳房），就不免發生一種小小的恐慌，胸口突突地跳動起來。因為這個番頭頂討厭，專愛干涉中國人做的事情。伯強幾次從窗口倒水倒茶潑到街路上，都受過他的干涉；所以伯強見不得他，看見他就頭暈。

番頭很不客氣地一踏進房就跪到伯強面前，點了點頭，便指着壁上掛的火腿，咕嚕了一大篇話。但伯強完全不懂，他只懂得話裏的一句 ikemasen（不行）。由番頭的神色推想，知道他是說火腿不該掛在那壁高頭。伯強只當完全不懂他的意思，向他搖搖頭，同時臉色也一瞬間一瞬間地轉變蒼白。番頭看見伯強不懂話，又站了起來走出去。恰恰這時候，伯強聽見有人從樓下上來，隨後又聽見番頭在扶梯口和一個同住的中國學生說話。聽他的聲氣，伯強知道是個姓黃的高工學生。果然，不一刻，番頭帶着姓黃的走進伯強房裏來了。他的制帽上貼着一個鐫有「高

工’兩個字的櫻花形徽章，還戴在頭上，威風凜凜地走進來。伯強想，中國人中竟有這樣的賤種，——替這個無聊的番頭當走狗的賤種。後來伯強纔聽見這姓黃的欠下宿屋的帳欠得一塌糊塗。

據黃君說，——很客氣地笑着說，番頭的意思是勸伯強不要把火腿掛在壁上，還是安放到別的地方好，因為房壁是新裝裱的，下面是木板，上面裱一重花紙，春天潮氣大，火腿有鹽分，怕裱紙弄破了，房間就不好看了。黃君說了後，番頭望望黃君，又望伯強。

“好的，好的！我把牠取下來就是了。這有什麼可以大驚小怪的。”

伯強說了後努着嘴，蒼着臉，不正視他倆。他覺得姓黃的高工生此番頭更討厭。

黃君把伯強的話翻譯給番頭聽了後，番君叩了叩頭下去了。黃君也得意洋洋地挾着書包，戴着高工的制帽跟了出去。

五

望着番頭和黃君出去了後，伯強想，又有一番麻煩了。

——這個小鬼真可惡！專找自己做對頭！火腿取下來後掛到什麼地方去好呢。

伯強仰臥在土蓆上籌思了一會。

——明天取下來掛在房門首的簷廊柱上去吧。這條簷廊是這列三間房子所共通的。住在兩側房裏的都是正式學校的學生，並且是官費生，諒不至於偷這條滿生綠徽的火腿吧。

第二天，伯強費了不小的力量，把那個真正金華火腿取下來，走出房門，把牠掛在簷廊柱上的一個鐵釘子上了。

到了晚間，番頭又伴着另一個中國學生走到伯強房裏來。這位中國學生也和昨晚的黃君一樣，戴着學校的制帽走進來。伯強想，他們都像在故意眩示他們已經進了相當的學校。伯強

定神一看，他的帽子居然是方頂的，不是圓頂。再注意帽前的徽章，鐫有‘明治’兩個字。

——比昨夜的更兇了！昨夜的是專門學校學生。今夜來的居然是大學生了。

伯強心裏暗暗地佩服這個番頭的神通廣大。

“對不起得很。”

那個‘明治’跟着番頭也向伯強行了一個日本禮。伯強祇盤着腿向他倆點了點頭。

“他要我來替他翻譯幾句話。”

“什麼事？”伯強不等那個‘明治’說完，就擺出一副嚴冷的面孔反問他。

“掛在廊下的那條火腿實在太髒了。外面走路的人都望得見。實在有礙觀瞻。”那位‘明治’很不客氣地和伯強說。

“是你的意思還是他的意思？”伯強睜圓他的雙眼問那位‘明治’。

“當然是他的意思！”那位‘明治’臉紅了一紅在苦笑。

“那末，他的意思要我怎麼樣？”伯強說了後緊咬着下脣，向那個‘明治’點了點頭，雙眼還在圓圓地睜着。

“他說下面就是庭園，庭園外就是條多人來往的胡同。對面是醫學博士的住家，在他樓上望得見你那條腿，——不，說快了，對不起，——那條火腿。並且，……”那個‘明治’忽然地笑起來，說不下去了。過了一忽，他繼續着說，『並且靠庭園的左邊是警察區署，由那邊樓上也可以望見那條火腿。給署長看見了時怕要派衛生警察來干涉。所以還是請你把牠收拾起來。』那個‘明治’說了後，再嘻嘻地笑起來。

伯強看見那個‘明治’傻頭傻腦的樣子，心裏愈覺煩厭，因為精神一緊張，腦裏又隱隱地作痛起來；他真想一氣地把他倆攆出去。

“房裏面掛不得，房外面又掛不得！那末，請問他要我把牠掛在什麼地方去！”

伯強說了後，很留心地聽那個‘明治’翻譯給番頭聽。看見他向番頭咕咕格格地說不清爽，

伯強知道這個明治大學生的日本話趕不上昨夜的高工生的流暢。

望着那個‘明治’把自己的話翻譯完了，伯強又聽見番頭開始說話了。番頭說得很快，一點也聽不懂。但常聽見有 ikemassen 這幾個音。伯強聽見 ikemassen，心裏更冒火。

那個‘明治’苦笑了一會，望了望伯強，不敢說。到後來，還是伯強催他說：

“怎麼樣？到底掛在什麼地方好？”

“他說……”那個‘明治’又不敢說了。他只管舉起他的右手在搔他的短髮。

“他說什麼？”伯強睜圓眼睛，抿着嘴望望番頭，又望那個‘明治’。

“他說這樣髒的東西只好掛在廁所裏去。幸得不臭，如果有臭味，掛在廁所裏也不妥當，怕上廁所的人開着要說話。”

“廁所裏？放狗屁！”伯強的眼睛愈睜得大了，努長他的嘴唇，注視了番頭一會。番頭忙低頭去，他只知知道伯強要發脾氣了，不懂伯強說

的話。

明治大學生也像很難爲情的，止住了笑，不開口了。

“掛在廁所裏，過幾天後，火腿不變成屎腿了麼？真是欺人太甚！”伯強再高聲地罵了幾句。

明治大學生先逃了。番頭也只好走了。

經伯強發了一次脾氣後，那個火腿依然掛在那簷廊柱上的鐵釘上。警察署那邊也不見有衛生警察來干涉。伯強坐在房裏每聽見廊下有生疏的足音，便趕快爬起來把房門微微地打開，望望掛在柱上的火腿是否無恙。

——過幾天，等老謝到來了時，請他幫忙吃了牠。留在那邊總不免叫人提心吊膽的。不過，對那個番頭還要復復讎，纔消得了我這口氣。火腿的好味也得叫他嘗一嘗，使他知道牠的價值。

伯強爲處置這條火腿，專望謝漢華快到東京來。

再過了一星期，謝漢華還不見到東京來。伯強老早不願意住這家下宿館了。不過心願未償，——尙未請番頭嘗火腿滋味，不想就搬去走。

一天星期日，同鄉的柳子琛來看他。伯強便把火腿的經過和想請番頭來吃火腿的意思告訴了子琛。子琛聽見了後，當然十分贊成；並且表示佩服伯強有以德報怨感化敵人的精神。

“小鬼比我們還要喜歡吃中國菜。請他來吃，那有不來的道理。”

於是柳子琛替伯強吩咐下女買酒，買雞，買黃芽白菜；也幫着伯強把火腿洗乾淨切好了。

火腿，雞和黃芽白菜，一鍋熟的燉好了。下女也把飯送上來了。伯強和子琛各喝了一杯酒後，子琛就跑下樓去請那個番頭，說鄔先生要請他喝杯酒，和吃點珍奇的中國菜。

恰好今天下雨，天氣轉冷起來，番頭聽見有酒喝，忙把手中的筆放下。一雙凍紫腫了的掌互握着摩擦了一忽，向子琛磕了一個頭，笑容滿面地連說“有難有難”(多謝多謝)後，就站了起來，

跟着子琛到伯強房裏來。

“鄔先生這樣厚意，真感謝了。嘻，嘻，嘻！”番頭一進來就跪下去，笑着向伯強叩了幾個頭。

“不客氣，請坐吧。”伯強還是睜圓眼睛望着他，但滿臉浮着微笑向番頭點了點頭。

“少一副碗筷呢。”子琛對番頭說。

“我叫他們拿來。”番頭一面嘻嘻的笑，一面拍掌。但他的眼睛却注視到那個熱氣騰騰的洋磁鍋裏的中國料理。一陣陣的雞味和火腿香蒸得番頭幾次把湧到舌頭上來的饞涎再吞下去。

“ha—i! ha—i!”一個下女忙跑上來，把伯強的房門推開。“有什麼事？”他原來站着的，看見番頭也在房裏，就跪下去了。

“你到廚房裏去拿一隻碗一雙筷子來。”番頭翻轉頭來向下女說。

“hai! hai!”因為是番頭的命令，下女恭恭敬敬地答應了後下去了。

伯強傍若無人地在喝酒和吃火腿。子琛怕番頭難為情，自己儘向番頭談些無所謂的應酬

話，去敷衍他。

不一刻，碗筷送來了。子琛便斟了一杯正宗酒，（日本米酒）送給番頭。番頭叩了一個頭後，拿起來就喝。

“請請！”子琛提起筷子指着磁鍋，招呼番頭吃。

“不忙！”伯強止住他們，忙提起筷子，在鍋子裏攪了一會，夾起了一塊火腿，細看了一忽，丟回鍋裏去，把筷子伸進鍋裏，再攪了一會，又夾起一塊很大很厚的火腿來。

“這塊大些，味也好些。”伯強把那塊火腿放進番頭碗裏去。

子琛想，用自己嚼過的筷子夾菜給客吃，這在日本是絕對沒有的習慣。此刻看見伯強在行中國的劣習慣，子琛覺得很不好意思，怕番頭嫌齷齪，不喜歡；但又不便和伯強說，因為他曉得伯強的脾氣歹怪。他試偷看番頭的態度，像一點不介意般的，笑容滿面把那塊火腿夾過來細細地咀嚼。子琛想，番頭大概是看見這許多肉類，

喜出望外，再不顧慮到那些無意義的潔癖了吧。

番頭夾着那塊火腿咬了一口，又放回碗裏去，拿起酒杯來呷了一口酒。

伯強夾起一個雞腿，但剛由鍋裏提出來，又掉回去了。於是他用五指了。左手抓着了雞腿，把右手裏的筷子放下，一面咬手中的雞腿，一面哈哈地大笑。子琛看見伯強那種怪狀，也只好跟着苦笑。番頭也表示出一種歡快，湊着笑起來。

過了一刻，番頭的火腿吃完了。伯強看他的樣子還想吃，但不敢伸筷子過來。

“好吃麼？味好不好？”伯強勉強地用他的有限的日本話問番頭。

“好得很！好吃得很！味真好！”番頭拚命地在稱贊火腿好喫。

“你知道火腿好吃就好了！”伯強望着番頭連連點頭。

“那末，請吧！請多用些。”子琛不得主人的同意，在替主人勸客。

“那末，再頂戴（敬領）一塊吧。”番頭嘻嘻地

笑着，垂涎欲滴地提起筷子來想伸進磁鍋裏去。

“ikemasen!”伯強忙拿起自己的筷子抵住了番頭的筷子，向他連搖首。“你只許喫一塊，不許喫兩塊！你知道這是什麼東西！這是你說頂齷齪的，不該掛在廊下，要掛在廁所裏面去的火腿！你知道麼？你現在知道了牠的價值了，可以下去了！這樣髒的東西是我們中國人才喫的。你們日本人是怕喫得的。”伯強再翻望着子琛，“老柳，請你翻譯給他聽。他當真我是在請他來喫火腿。這個日本小鬼太可憐了。”

子琛無可奈何，只得把伯強的話一五一十地翻譯給番頭聽了。他很擔心番頭會給伯強下不去。但他偷看番頭的神色一點不變，他聽了子琛的話後，忙放下筷子，向伯強叩頭，並向子琛說：

“柳先生，請你告知鄔先生，那回真對不住鄔先生了。那是我錯了的，不該說那種無禮的話。我早就想來向鄔先生謝過，不過失了一次的機會後，很難爲情地一個人到鄔先生房裏來。今

天真好，柳先生在這裏，給了一個機會給我，得向鄔先生道歉，這真是我頂欣幸的。”番頭說了一大篇話後，再向鄔柳各行了一個禮，就站起來推開房門，出去了。

伯強看見番頭這樣規矩地下去了，心裏反感着一種空虛，興致索然的。他想，這真難得，日本人中竟有這樣宏量的人。他又暗暗地佩服那個番頭了。

經過這一次的喜劇後，番頭對伯強的態度異常恭敬的。但伯強不情願再住在這下宿屋裏了。他等不到謝漢華到來，就搬了家，不通知他的同鄉們就搬了家。等到漢華到東京之時，找不着他，問他的同鄉們，誰也不知道他住在什麼地方。竟有人說他因為住不慣日本地方，已經回國去了。

她悵望着祖國的天野

八分滿的月輪，跑出松林上面來了。她照在沿海岸線一帶沙汀上，和雪一樣的白。她照在海面上，潏潏灑灑的反射出萬道銀光。晚潮好像歡迎她，一陣一陣趕上沙汀上來。

一羣漁家底小女兒，跑到沙汀盡處，嘻嘻哈哈的和晚潮競走。

“姊姊！我的草鞋兒濕透了！”

“誰叫你不聽我的話！草鞋兒濕透了我不管。叫媽媽撻你！”

小女孩兒哭了，她姊姊却笑着，說：

“看你還跑到那邊去麼！”

小女孩兒揉着眼睛，癩癩的跑到她姊姊跟前。一羣小女孩子也跟着她，離開了沙汀和潮水底接合線。

幾片浮雲被月色衝開了，月色更加明亮。不安定的海面，給月色擁抱着，漸漸的睡下去了。她們祇聽見晚潮一呼一吸底聲息，和松林裏唧唧的蟲聲。

“我們唱歌罷。”

“還是捉迷藏好。”

“我們猜拳，看誰贏了，我們就照她說的做。”

她們猜了一會拳，終歸唱歌的贏了。

“唱什麼好呢？”

“君之代。”

“君之代不好聽，我懶唱他。”

“唱飛螢。”

“我喜歡鐵道歌。”

她們胡亂唱了一陣。

“叫靜兒唱‘買秋霞雪中送別歌’，她唱得最好。”

“我要聽秋姊獨唱！”

名叫秋兒的，站在中間，她們彼此拉着手，做一個圈兒圍着她，慢慢的旋轉。潮浪打着沙汀的音調很能夠和她們的步踏一致。

“Come! Come!

“I love you only, my heart is true!

“Come! Come!

“I am very lonely, I long for you!

“Come! Come! my darling,

“Naught can efface you,

“My arms are aching,

“Now to embrace you!”

“現在是我們一齊唱。”

“阿呀!秋姊姊哭了!”

“誰哭!你們唱,莫理我!”

吃中飯的時候，太陽還晒得很利害，吃過了飯之後，不到二十分鐘，忽然起了一陣狂風，天色陰暗起來。再過一刻，下起雨來了。傍晚的時候，雨下得更大。坐在近海岸的松林裏一間茅屋裏面，祇聽見波濤怒號，分別不出那一種聲浪是松濤，那一種聲浪是狂潮。霹靂的由那小小的窗口閃進一道青光，把茅屋裏黃豆大的燈光吹滅了。茅屋裏的女主人——一個年約四五十歲底婦人，忙由灶爐旁邊底小椅子站起來，跑到窗前，把窗門關上，重新點着那和燐火一樣的燈光。

“秋兒！你還在哭麼？仔細爺回來要搥你！他今晚上回得這樣遲，敢是又吃醉了。”

“我怕他麼？我又不是他底女兒。”秋兒抬起頭來，睜開腫得像扁桃大的眼睛，似怒非怒的，望一望她的母親，再伏下去。

“你還說麼？不怕他撕爛你底嘴！”老婦人說完了之後，還歎了幾口氣。

“他那裏當我是養女看待？你們逼我去掙那

不應當掙的冤枉錢！我掙了回來，還要虐待我。你也莫說一句公平話，今天又幫着他逼我……”秋兒說到這裏，聲音早咽住了，說不下去，嗚嗚的痛哭。屋外底松風和潮音，像可憐她，和她底哭音共鳴起來！

“我說了多少話了，你還不懂麼？真是不明白道理底女兒！你還在夢想他回來麼？他不過一時的把你當玩物呢！你還不明白麼？你想守他到什麼時候！”

“當妾，我情願；當一個男子底玩物，我也情願。我只不願當多數人底玩物！無論如何，我總不喜歡那個屠戶！”

那老婦人坐在爐火旁，連歎了幾口氣，只管搖頭。爐裏底火，照見她兩個生了繡紋底頰上，淚珠兒一陣一陣的滾下來，她也覺得這個女兒——混血兒可憐。

三

日本有名底商埠，要算是橫濱，神戶，長崎。

這三個地方，都有華僑寄留。在長崎華僑裏頭，有一個豪商姓林就是秋兒底親生爹爹。

林媽——秋兒底生母，明曉得林商在中國內地有了家眷，還跟了他，替他生了四五個男子和秋兒，秋兒是最小的一個。

林商內地底家眷王氏，也有三個男子，和五個女兒。兩頭家眷都依靠林商一個人。林商底半生事業，也銷磨在生育子女上面。林商要滿五十歲底時候，精神忽的衰頹下來，煩重的商務，自己一個人再支持不住了。王氏生的大兒子名叫壽山，由內地出來，接着做他爹爹交下來的生意。

壽山出來日本那年，已廿七歲了。他廿八歲的那年，林商由日本寄回幾百塊白洋，替他成了婚。壽山成婚一年之後，就替他爹生下一個孫女兒，過了幾年，又連綿接縫的，生了幾個孫兒。林商雖然喜歡他膝下子孫滿堂，但他背過臉去，不能不咬着牙根叫苦，歎他的負擔太重。因為壽山做了幾個兒女底父親，還要林商每月寄幾十塊

白洋給他，在北京城裏混，說他進了一間中國特有的，四不像的專門學校。

王氏在內地，一天到黑，一年到冬，所操心的，就是林商在日本的生意。她怕林媽把這副資本奪了去，所以她常對她的親近，罵日本女人淫賤，日本女人不要臉，專跟中國人。她要壽山快把書本丟開，出日本去，把家產爭回來。壽山是“讀古人書，做古人事”的一個書生，他很能夠守“親命不違”底古訓。他接到林商叫他出日本來幫做生意底信，就立刻出了學界進商界了。

四

壽山經手做了兩年生意，不見起色。第二年冬，林商染了流行感冒症，一病死了。他臨終，曉得王氏和林媽中間，絕對沒有調和底希望，所以遺囑將家財五分之三歸內地家族，其餘五分之二給日本家族。他又懇囑了壽山幾句，壽山也居然下幾點痛淚答應了。

不知道是壽山忘記了父親臨終底遺言呢，

還是絕對的服從了母親底命令？他對林媽說，他是長子，庶母一家底生活費，他應當須負完全責任，家財不必照遺囑分割，還是合湊着做生意好些，並勸林媽帶弟妹們回內地去。林媽深知道壽山並不是能夠孝養庶母，撫愛庶弟庶妹的人，不過想掌林家底財政全權罷了；況且日本女人，是不情願像木偶一樣，等人家給飯吃的，壽山竟料不到林媽會提出抗議。

日本是法治國，不像中國有許多曲折微妙的，糊塗了事的，折衷辦法。在日本不要什麼鄉紳來調停，也不要什麼族人來排解；壽山只有恨得咬牙切齒，照遺囑辦了。但他總想在遺囑之外，多爭幾個錢回來。到後來，他妙想天開，想出一條妙計。他提議家財未分之先，要扣下三千兩，替林商覓一穴生龍口好風水底墳墓，其次還扣下一千兩，替林商做一個七天八夜底大幽魂超度道場。林媽說，這是出乎壽山一片孝心底提議，馬上答應了。壽山真喜出望外！

林商死的那年林媽底大兒子，不過七歲，秋

兒才生下來四個月。日本底生活程度，比中國內地底要高十多倍。林媽生的幾個兒子，在華僑學校不完全的中學初級卒業後，就各自尋生活去了。大的在一家雜貨店管賬，次的在一家中國酒店當廚房，第三的在一家洋行裏當侍僕，第四的給了林媽底哥哥做養子，祇有秋兒跟着她媽媽，再嫁到日本西海岸S村上一間小禮拜堂底老牧師家裏。

五

秋兒初到這牧師底茅屋裏，才十四歲。她在這漁村幫漁家搖櫓和晒網，勞動了兩年。她的虛榮心，跟着她的女性美，一天一天的發達，這荒涼寂寞的漁村中，她再住不下去了。她一個人搭了數百哩底長途火車，漂流到東京人海中來。她在東京，沒有親故，也沒有知友，她祇跑到一家介紹職業所去，報了一個名。她底志望是想到一家高貴的家庭裏，當侍婢，吃碗比較清閒的飯，習一些高尚的禮節應對。她自信她天生麗質，決

不會使她志望失敗。

過了三天，那家介紹職業所底主人，寫張信片叫她去。

“對不趕得很，我這裏照你所志望的，打聽了幾處平日有信用的家庭，都回說現在沒得缺員。若專等上流家庭底服務，怕一時難得出缺。祇有……”

“還有什麼地方可以去呢？”

“旅館，酒樓，茶店這些地方，比較容易找些。”

“沒奈何底時候，就進這些地方也使得。”

“有是有一個比較清閒底地位，不知道好姑娘願意去不願意去？”介紹職業所主人，露出兩列青黃色的牙齒給秋兒看，並且縫起他底一對鼠眼望秋兒。秋兒聽見她稱她做好姑娘，心房像受了一種刺激，她心房底血，登時逃到她的雙頰上。

“什麼職業？”

“我想姑娘早懂得我底話了。這個位置，祇

要夜間勞動三兩點鐘，此外一點兒事並沒有，由得姑娘自由，月薪有五十多塊。得主人歡喜了嗎？哈哈！那就由姑娘要多少就有多少了。”

秋兒雖然沒受完全的教育，沒有高尚的思想，但她知道處女底真價是很寶貴的，斷不是一個月五十塊白洋便可賣掉的。

六

秋兒沒有到中流以上底家庭去當侍婢，也沒有到酒樓旅館去服役，到後來，她由自己底自由志望，進了東京近郊底一個工場當女工去了。她底美貌很能打動工場監督底心。她會見他的時候，他表示一種很歡迎她的態度。

監督會彈四絃琴（Vilin）監督夫人底鋼琴（Piano）也很巧妙。工場定例，每月第三底星期六晚，要在工場附設底俱樂部開慰勞會。男工固然個個到會，女工也差不多全部出席。監督和她的夫人，也到會演奏他們得意的樂器，監督底四絃琴音，和夫人底歌聲，幾次能夠叫秋兒下

淚。秋兒底社交是在這工場俱樂部開始，秋兒初次知道藝術上底一種寂寞的悲調，也是在這工場俱樂部。

她在會合室底一隅，揀一個沒有人注意得到的席位坐下。沒有人去理她，她也不找誰談話。她只旁觀她的同僚，男和女，拍着掌合唱野合男女常唱的情歌。她在這慰勞會場裏不覺得有什麼安慰，她祇覺得有一種悲哀的氛圍氣，圍繞着她。她在這會場裏，新得了一種感想，就是這會場中司會的女王，是日夜不勞動的監督夫人。她又常拿自己和監督夫人比較，覺得兩人間的勞力和報酬，很不平等。她會唱“Come! Come! ……”底情歌，是監督夫人教她的。監督夫人唱完這情歌，她定很歡樂的笑着，但她唱完之後，她的態度，全然和夫人的反對。她出席過兩三次後，她再不到這慰勞會了。

一班男女工正在拍着掌，唱歌，喝酒，和喫茶點的時候，她祇在工場附近老農婦家裏一間小房子裏，——她一個月出三塊錢租借來住底

小房子——悶悶的讀一册“婦女世界”雜誌。

七

監督很愛她，監督夫人比她的丈夫還要愛她。

有一晚，監督夫婦專請她到他們家裏去。她到監督家裏的時候，差不多快到八點鐘了。監督夫人引她到後面樓露台上。月色很亮，要不着燈火。露台中心擺一張圓檯，周圍有幾張搖椅。

監督之外，還有一個男子在座，秋兒認得他是前月才到任底工場理事篠橋五郎，是明治大學專門部出身底秀才，兩頰紅得發亮，但不是健康的表象，鼻孔下蓄有幾根黃鬚子，看見她，忙站起來，鞠了一鞠躬。

他們四個人——兩個男子和兩個女子，圍着圓檯，談笑了幾十分鐘，監督說，還有客在樓下客廳裏會他，和他的夫人告辭先下樓去了。祇剩下篠橋和秋兒兩個，倚着露台底欄干，望天空底碧月。秋兒才知道監督夫婦請她到他們家裏

來底用意。

過了幾天，監督夫人自己到秋兒那邊來說，要替她做媒，勸她嫁篠橋五郎。監督夫人沒有替她作媒以前，她還不見得很討厭篠橋，自監督夫人來訪之後，她在工場裏遇見篠橋，再不厭她，也不和他說話。

秋兒底心地，日見日煩惱，她底臉兒，也日見日清瘦。有一天響了十二點鐘，放了工，有一點多鐘底休息，她在工場後溪旁邊，揀一塊僻靜的草地坐下，打開帶來的飯盒子。剛喫完飯，一對生有許多黃毛的手，從她底肩膀後伸了過來，她待抵抗，已來不及。她覺得有一種，能使她心房破裂底重力，壓在她底乳房上面。她到底是年輕底女子，體力和靈魂一樣的脆弱。她從此不是處女了。

自後她一個多月，並不到工場裏，但她的薪金，還是一樣的寄來。同僚底女工，有羨妒她的，也有輕笑她的，但她對身外底褒貶，一點兒沒有感覺。監督夫人請了她幾回，她一概拒絕了；篠

橋探問了幾次，她也不情願會面。到後來，監督夫人也懶請她了，篠橋也懶探望她了。

八

她雖然恨篠橋五郎入骨，但過了兩個多月，她覺得有一件事很放心不下，非找篠橋五郎不可。

她漸覺一個人底生活，太過於單調寂寥。有一天晚上，月色還是和前兩個月在監督家裏露台上那晚底月色一樣，她一個人冒着晚露出去散步。她在監督底露台下經過，她忽然聽見一陣喧笑。隨後又聽見監督和他的夫人底樂具演奏，隨後又聽見許多男和女底談笑聲，篠橋底聲浪——像破鑼一樣的聲浪，也混在裏頭。她覺得這些聲浪沒有一種不是譏諷她的，沒有一種不是揶揄她的。她聽得哭了，她雙手掩着臉，急急的跑回寓裏去。

她靜靜的想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早的跑到監督夫人家裏去。

“秋姑娘好一陣風把你送來了？”

秋兒悲不可仰，但她極力的忍耐着，勉強笑
去答應夫人。

“夫人！你從前勸我底話，我現在決意答應
他了。夫人可以代我告訴他？”

篠橋五郎對監督不能不保持他的信用，馬
上答應和秋兒同居，但他早已不像從前熱愛秋
兒了。

他們同居了兩三個月，公司本部要調篠橋
到大阪支工場去。秋兒要同行，篠橋不答應，說
他到大阪找定了地方，再來接她，他給了她幾十
塊，叫她暫回日本西海岸S村去。

錢兒回到S村裏，有點錢在身邊，她的繼父
老牧師待她還不錯，到後來秋兒的私蓄漸減，老
牧師對待她，也漸漸變了。篠橋去了一個月，不
見一封信來，她去信催他，也不見答覆。

九

做母親的受悲痛的刺戟過度，胎兒也不能

發育，她流產了。她經了這樣傷心的痛苦，覺得她應受底罰已經夠了，她底責任也輕了，她漸漸的忘記有篠橋五郎這個人了。

秋兒從前是看金錢比她的身子輕，現在她覺得金錢比她的身子重了！肉體的受蹂躪事小，精神的受虐待事大，所以秋兒犧牲她的身子，去博金錢，來解除精神上的虐待。

她流產後靜養一個月，就進這S海岸第一家旅館招待旅客了。

秋兒到底賦有點“從一而終”底遺傳性，她受了篠橋五郎底污辱，不但不圖雪恥，還想將錯就錯去成全“從一而終”底美德。到了現在，她絕望了。她在這旅館服役期內，她身邊底男子，和從前篠橋身邊底女工要同數樣多了。不單她自己願意，她的養父——做牧師的養父，也默認她做這種賣身生活，多掙幾個酒錢給他。

今年暑假有一個姓且底中國留學生，避暑到這S海岸，在她的旅館裏住了一個月，她為這位中國留學生拋棄了鄙視中國人主義，——因

爲她當中國人個個都像她壽山哥哥一樣——漸漸的思慕起來她亡父底祖國！

照國藉法講起來，她本是中國人，她亡父底故鄉，是嶺南嚴冬不見雪的地方，她在日本列島西南部一個孤島上生長，她十四歲上跟她媽媽來這雪深二三尺底S海岸求生活，後來她又漂泊到東京去，向一班殘酷無情的人討飯吃。但她所歷旅途之苦，趕不上她所受精神上之苦百分之一。她此刻遇見了H。H對她說，他能夠洗去她從前一切底恥辱。他又對她說，他能夠安慰她將來底悲寂。他又對她說，他能夠帶她回她亡父底故鄉去。他又對她說，他能夠像帶她離開日本列島一樣的，帶她離開她現在所處的精神上底悲境。她半信半疑的，對他的要求，還沒有肯定過答覆。她祇問他一句：

“我能夠回中國去？我真歡喜不盡！”

十

赤熱的火球漸漸的沉沒在遠山後面，H忙

把面西的一扇紙屏打開，放點兒涼風進來。秋兒也放下盥進來底膳具，忙跑過去替他掛在簷前底紗簾捲起。他回到房裏，盤腿在一張蒲團上坐下。秋兒跪在他旁邊，把膳具在他面前擺開，盛了一碗飯，放在一個黑漆茶盤上，送過來給他吃。

“秋姊兒……”

“……”秋兒並不望他，背過臉去。一手按在一個小飯桶蓋上，一手按着一張新聞紙，翻看衣服首飾店底廣告。

“秋姊兒……”

“不快點兒喫麼？姊兒姊兒的叫什麼！快點兒喫啲！我還要侍候幾個客喫飯呢！”秋兒回過臉來，半笑半惱的，向着他發噴，他倒笑了，

“秋姊兒！你真的想精神的把我殺死麼？”

“不要臉的！花言巧語，誰會信你！”秋兒也笑了。

“我就是不會花言巧語，所以秋姊兒不……

……”

“不……不……什麼？”秋兒正色的問。

“不高興和我交際。”

這幾句問答，像專對秋兒底弱點下了一個刺戟，她忙低下頭去。她覺得她所遇見過的男子，要算H最誠懇，最不會用能得女人喜歡底飾詞，去稱讚她，阿諛她。H也將飯碗擱下，偏着頭望紙屏外底黃昏景色，拇指和食指間夾着筷子底手，按在右頰上，手拐却在膝蓋上支着。兩個人都沈默了一刻。H回過臉來，微微的歎了口氣。秋兒底心給H這一歎羈絆着，對H底要求，再沒有勇氣去拒絕了。

“你要我再到東京去做什麼呢？”

“學校底寄宿舍，我再不願意住了，下宿館子生活我也厭了。這兩年來，不知道爲什麼緣故，無論遷到什麼地方，總覺得沒有地方安置我的心。現在我找到能夠看護我的心，安慰我的人的人了。秋姊兒！你不要使我失望，不要叫我亡魂失魄的，一個人回東京去！”

“今晚上九點多鐘你有空麼？”

“有空怎麼呢？”

“我們今晚，到海邊六角茅亭裏；慢慢的商量罷。”

十一

秋兒在 S 海岸，接到 H 由距 S 海岸七哩多遠的溫泉地方，寄來給她的一封信，第二天，她就向旅館底主人請了兩天假，搭乘這村間常用的交通機關——前兩輪小，後兩輪大的六個人合乘的馬車，到溫泉地方一家小旅館去。

“我底信你讀過了麼？”H 接見到她，最先問她一句。

“讀過了。”

“你決意了麼？”

“我沒有什麼不決意，祇怕你沒有真心的決意。你將來怕要後悔！”

“爲什麼？”

“我不是處女了，你也早明白了的。我底身分比‘新平民’還要卑賤，我又經過很恥辱的生

活，我不相信你真看得起我這樣的女人！”（日本國民階級，可分六等：一皇族，二貴族，三華族，四士族，五平民，六新平民。新平民是朝鮮或台灣人，改用日本式姓名，與日本內地平民混居，數代之後，得有做日本平民之資格。日本人間多輕賤之。）

且身上，給由跪在他面前底秋兒身上發射出來的，一種女性的力，引起了一種熱焰。他祇目不轉睛的望着秋兒，並沒有聽出她說些什麼。秋兒知道且呆鳥一樣的望着她，忙低下頭去，用口咬着手帕底一端，他一端用手拉着，無意識的儘望下拖，也不再說話。

過了一會，還是女人那方面，總有點不放心，先破了兩人間的沉默。

“從今晚起，你真的做我的永久保護者麼？”

“你現在沒有別的關係了麼？”

“是的，沒有。我祇一個人！你真能夠不問我過去底罪過麼？像我這樣不幸的女子，受過奇恥大辱的女子——說明白些，受過強姦和經過祕

密生涯的女子，也還有人真心的愛我麼？我不是在作夢麼？你不是出於一時的，性的衝動，當我做玩物麼？”

“胡說些什麼！秋兒你還不相信我麼？誰把你當玩物？”

“當我是玩物，有什麼要緊？我巴不得你永久當我是你喜歡的玩物，把我帶回去，不中途拋棄！”

且愛秋兒，是一時對秋兒求性的安慰。秋兒滿足了他底要求之後，他對她底愛，即消滅了。且墮落底第一晚上，在電光下望着秋兒底睡顏，便聯想到舊約底撒母耳下篇（II. Samuel）第十三章第十五節。

十二

秋兒和且在溫泉地方七晚六天底生活，不過是溫潤的，熱烈的紅脣底接吻，豐腴溫柔肉體底擁抱，和華氏六十度底溫泉池中的鴛鴦戲水。

到了最後那一天，且愛秋兒的熱情既過了

拋物線底頂點(Vertex)漸漸的下降，秋兒對他底戀愛力，受了H一星期間底放電作用，像新得了加速度，和日數成幾何的比例，反一天一天熱烈起來。但H不能再在溫泉羈留了，要趁今天底火車回東京去。

討厭底秋兒在旅館裏，不飽哭一番，他偏偏在停站月台上，聽見轟轟的車輪，和嗚嗚的汽笛，無緣无故的，拿手帕掩着臉，嗚咽的哭起來。

“你到東京，找定了地方，要即刻打個電報來接我，……我總忍耐着等你，無論等到什麼時候！”

她由腰間底衣帶裏，取出一個小紙包兒，從火車窗口交給坐在車內底H。

“回到東京後打開來看罷。”

H馬上想打開來看裏面包些什麼東西，急得秋兒滿臉發紅，出了幾點不好意思底急汗。

“你要在這裏開，我即刻回去！”

“爲什麼此刻看不得？”

“……”

火車蠕動了。秋兒在月台上，拚命跟着火車跑，且在車裏祇見她往後退。且望不見秋兒底時候，忙把她給他底小紙包兒拆開來看。裏面有一張用很淡的墨水塗的一封信，用日本註音字母草書體(平假名)寫的，字寫得很拙，也很潦草難看。她信裏底意思是：

“他們——媽媽和養父和村裏人——說什麼，我都不理，也不怕了。我祇跟一個人去，我以後祇愛你一個人。你當我做什麼都可以，玩物也好，奴隸也好，祇不要再愛上第二個人，來厭棄我。你不要我的時候，甯可把我殺掉，我總不願生着看你睡在第二個受人底腕上。你要知道我底性質和蛇一樣的固執。我能夠愛人，也能夠同程度的恨人！

另外一個小包是我底頭髮，是我底身體底一部。我以後還要繡一個紅綢三角袋子寄給你，把我底頭髮封在裏面，你帶在身上，好做你的護身符。

我想抱着接吻至唇破都不情願放手底H郎！這是很寂寞很可憐的秋兒寄給你底信！秋兒這封淺近粗陋底信，先使H發笑，其次叫H發生一種悲哀，最後使他懷了一種恐怖！

十三

秋兒在S海岸，等了一個多月，才接到H平安到的一封信——寫了許多甜蜜蜜的話安慰她，叫她格外保重身體的信之外，再不見H來信叫她到東京去。她寫了幾封信去問，也不見答覆。最後寄去的兩封信，沒有開拆，原封打了回來，封面貼有一張條子寫有“受信人不在，無法遞交，原函交還”底幾個字，還蓋有郵局檢查人底印。秋兒恨得差不多要發狂，每日哭笑無常。她祇說要到東京去，但她底媽媽和養父不允許。她媽媽是怕她到東京去再喫虧，她底養父——做牧師底養父，喫酒底時候，說新舊約聖經裏面，並沒有戒酒底文字底養父，在禮拜堂裏，恭恭敬敬的跪在寫有“以瑪訥利 Emmuel”的，紅

緞子做底匾額前，高聲叫“呀們”底養父，是要叫她每禮拜日，在小教堂裏，按按風琴，向禮拜堂聽衆多捐幾個錢；夜間還要叫她，到一家教琵琶和跳舞底司匠家裏去準備……

恰好這時候，東京警視廳發了一道命令，通告日本全國各警署嚴重的取締不良少年男女，並警告做父母的，不得輕許兒女單身出都會去。秋兒是S村中底一個人物，常受巡警底監視，所以她一到停車場，就有巡警去盤問她。她很悲切，她抑鬱無聊的時候，祇和幾個漁家女兒，在海岸散悶。她看見那六角茅亭，她就聯想到日說她底亡父底故鄉——在大庾嶺南的深山裏，景色和這海岸全然不一樣的故鄉，她不單沒看見過，連夢中也不曾夢見過，她祇能夠按着日描說給她聽底話去幻想她的故鄉！

秋兒是中國人，她爹爹林商死後，她雖然恨中國人，但她不恨中國。她不單不恨中國，并且很思慕中國。她很想回中國去看她（中國）特有的龐大的壯麗山河！現在她絕望了！她底異母哥

哥不愛她！她思慕的中國人也不愛她！她還思念她有幾個同胞哥哥，在日本西南端底孤島上，“顏色憔悴，形容枯槁”的勞苦着，也和她一樣的不能恢復中國底國籍！她想到這裏，她祇好在這寂寞底漁村裏，做一個貧鄙的牧師底養女！她祇好改屬日本國籍！她祇好重新恢復她從前所懷的恨惡中國人的心！

一九二一年，四月，櫻花落後，脫稿於日本
關火山麓族次。

一班冗員的生活

一

“C先生！八點鐘了！今天不上學麼？”他平時每天早晨七點半鐘就起床的，今天過了時刻，還不見他起來，房主人怕他貪睡點誤了上課時刻，特跑上樓喚醒他。

他給房主人叫醒了，老大的一個不願意，像在辦一樁很要緊的事給房主這一叫，弄失敗了似的。他在被窩裏發出一種很難聽，很不樂意的音調，

“讓我睡罷，今天十點鐘才有課上！”

C不住包辦伙食的館子，因為近來各處館

子的房錢伙食都漲了價。房子是按蓆數算租錢的(日本每張土蓆約長四尺寬二尺。)每張蓆子要三塊錢租錢，普通學生住的是四張半蓆數的房子，要十四塊多錢。伙食至便宜的每個月也要二十四五塊。若住館子，這每月幾十圓的官費祇夠開館賬，學校的學費和書籍文房用品便無從出了。所以C在貧民窟裏租了一間四張半蓆的房子，每月租錢祇要六塊，不包伙食。C的午飯和晚飯跑到一家飯店裏去吃，每月祇要十三塊錢。

他早晨一頓，如何的過去呢？他有簡便方法，他每天早上祇吃八個銅板半磅的英國式麵包和兩盅開水，一個月要不到三塊錢，合算起來，每月的支出超不過二十二塊，比住館子，便宜得多了。

C在經濟上的經驗，愈久愈進步，前個月他發見了每天可以再省二個銅子的方法。什麼方法呢？他再不買八個銅子半磅的英國式麵包了，他祇買兩顆法國式麵包。法國式麵包的價錢，不

是按重量計算的，是照顆數計算的，一顆要三個銅板。C是個除讀書，節儉以外不知一切世故的癡漢！他祇曉得兩顆法國式麵包的容積比半磅英國式麵包的容積大，並且價錢便宜，所以他改吃法國式麵包了。他並不知道法國式麵包的分子構造沒有英國式麵包的那嗎緻密。英國式麵包密度要比法國式麵包的密度大。

過了幾禮拜，C又發見了可以加省三個銅板的方法。C自吃法國式麵包以來，覺得吃一顆和吃兩顆，肚子裏所受的影響，沒有大差別；所以他近來祇吃一顆了。他的友人也常笑他，他便說什麼廢止朝食於衛生有益的話來抵制。

C給房主人叫醒了後，再睡不着，在被窩裏翻來覆去。肚子裏咕嚕的響了一陣，他才覺得有點兒餓。他恨恨的翻身起來，把被蓋胡亂捲起，向壁櫥裏面一摔，飛跑下樓，亂忙忙的抹了臉漱了口；把用過了幾年，又爛又黑的書袋子掛在肩膀上，出門向學校去。他在途中還恨恨的罵他的房主人不該這樣早叫醒了，因為他又發見

一種省錢的方法，就是遇學校的先生請假，早上八點鐘起沒有功課那一天，他就多睡半點鐘，連那顆法國式麵包都省下，準備午上在飯店裏多喫他半碗飯。房主不明白他的苦衷，今天一早把他叫醒了，把他的計劃弄失敗了，他那得不恨！他肚子裏實在空得利害，他知道今天的三個銅子省不成功了。

學校的學費，教科書，衣服，鞋襪，文房用品，剪髮，洗澡，新聞，郵費，交際會費，每個月的支出實在不少，祇靠這幾十塊錢的官費去分配，怪不得C考究出這許多省錢的方法來。不單是C，和C同境遇的都是一樣。

二

C在教室裏，沒有留心先生教些什麼。他祇呆呆的想，今天除了學校制服的銅鈕子，和一枝鋼筆之外，他手中身上再沒有金屬品；不單今天課後，想洗澡沒得洗澡錢，連明天買麵包的三個銅子還沒有籌到手。因為經濟問題弄得他上課

全是形式的，沒有半點心得；他祇機械的像打字機一樣，把教授的講義一字一句都抄下來。他是來日本長期的參觀學校，他祇旁觀同級的，日本學生活活潑潑地求學。

他在飯店裏喫了午飯，他還只管坐在食桌前，不想到學校去，他像有什麼事在這飯店裏沒有辦完。他不時注意那幾個同食檯的，和他的境遇一樣的留學生喫完了飯沒有，若有人留神望他的臉，就能夠看見他的臉發赤。

“痛快！痛快！廚房！再替我暖一合酒來！”一個天真爛漫的，比他年輕的學生坐在他對面，一盤炒肚尖放在他面前，快要空了，他手裏的玻璃盅也比洗過了的還要乾淨。

店主人是個寡婦，快到五十歲了。她未成寡婦之前是個神戶古屋間來來往往的流娼，後來從良嫁給一位守門狗——每日穿件黑衣，拖把短劍，在一個衙署門首站崗的守門狗。前年丈夫死了，她領了些恩俸跑到東京來尋生意做。她不知從什麼地方聽見留學生的生意容易做，便找

了一位中國廚房，在住留學生最多的且區內開了一間館子兼飯店。一間小店鋪，樓上住了幾個學生，樓下的店面排了兩張檯，替附近住的留學生包辦伙食，也買些簡單的中國菜。幾十個經濟困難的大學生也加進了去。

在C對面坐的年輕學生姓章，是個運動大家——在大學運動會，擲圓盤得過最高點的運動家——，體魄很強，食慾也大，尋常的飯菜，不夠他做燃料。今天天氣有點寒，他加喫了兩盅酒。

“有兼人之食，而……”坐在C旁邊的K君向着章君笑。章君不理，只管喫他的酒。K君見章君不理他，便翻轉頭來，纔着眼睛向C“噉！噉！噉！嘻嘻嘻——”的笑，他的兩列似青非青，似黃非黃的很長的牙齒縫裏塞着幾片青菜葉的碎屑。C因為經濟問題，在搜索苦腸，那裏還有工夫說笑。

“到植物園去走走麼？”K覺得沒意思，再向C敷衍一句，他站起來了。

“……”C 祇搖搖頭。K 一個人出去了。

“你下午還要到學校去？”章君看見 K 去了，才問 C。

“我就要去了。”C 也站了起來。

“快到一點了！你還不去？你沒帶錶麼？”

“保存在倉庫裏！”C 不覺笑了。

“你的也託了他保管麼？痛快！痛快！哈！哈！哈！”章君望着 C 大笑了一陣。

C 望不得 K 快點兒去，好向飯店的主婦辦個小借款的交涉。C 歡喜極了，店主婦竟答應借五角錢給他，等到月底和伙食費一同結算。他有了五角錢在身上，下午在學校裏居然聽見教授說：

“你們要把 Pargonite 和 Palagonite 的區別記清楚。”

“記不清楚，不要緊。”一位愛淘氣的學生大聲的說。

“爲什麼？”先生像要惱了。

“到那時候再來問先生不可以麼？”學生笑

着說得全堂笑了。他下了課，順路去訪一位姓彭的友人。姓彭的是和他同一個中學出身的，現在進早稻田的政治經濟科。彭君恰好在家，讓他上樓拿張墊子給他坐下。

“老C！你昨晚上來就好了！我昨晚上請了客呢！不是別人，就是館主人一家。我祇花了四五塊錢，他們喫得嗚呼哀哉！威士忌一瓶！牛肉斤半！豬肉兩斤！弄火鍋喫！還添了幾合正宗（日本酒名）和兩大盤生魚片。真的喫不了，你來了就好了！”

“豈有此理！對我說這些話，不失體麼？彼此雖熟，沒有客氣，但說話也總得留心些。”C心裏這嗎想，沒有說出來。

後來C問彭君寓裏的主婦，她說彭先生那晚上買了兩合正宗和兩角錢的燒山芋請她們喫是真的。還害了她的十多歲的小孩子跑去買燒山芋，跑出了一身汗。

C由彭君那邊回到家裏，快要四點半鐘了。他把爛書袋放下，忙跑去澡堂裏，洗他半個多月的積垢。C是很喜歡洗澡的，因為每月的官費青黃不接，所以近來澡也少洗了。洗了澡回來懶懶的倒在蓆上，他想他的五角錢既去了十分之一了，要把要緊的用品先買回來。鑛物學的先生的講義走得像汽車一樣快，速記用的抄本還差三四頁就要完了，非買一冊不行，但最便宜的也要三角錢，買了之後就所剩無幾了。官費作算靠得住，也還要十多天才得領，這十天內怎麼辦呢？他的獅子商標的紅色牙粉前星期就用完了，他幾天不用牙粉了。到月底領得官費非多買一二包放在那邊不行。

到了六點半鐘，他還是到飯店裏去喫飯。在飯店裏他聽見一個好消息，說今天下午官費生借青年會做會場，開了一個要求增加官費的大會，已舉定了代表，要代表回北京去向教育部直接交涉。

因為要求增加官費不知上了多少稟子，打

了多少電報，教育部一個不理。官費生沒有不罵教育部無天良的。但是聽說教育部也是每月自己籌款，才能維持現狀，那裏管得留學生許多。

C吃了晚飯，暫不回寓，在一條最鬧熱的街道上慢慢走着看擺夜攤的。走來走去的留學生都很神經興奮似的，像給夏天的烈日曬熱了的池塘裏的一羣魚一樣。

C在電車線路終點遇見了同教室的W君。他是那一省的官費生代表。他像很忙，他說的話C還沒聽清楚，他就急急的跑了。C因為遇見W君便想及W前兩星期說的話。C想國家的臉子早失掉了，索性痛痛快快的鬧一鬧也好。

W前兩星期對C說的也是關於增加官費的話。W那班的主任教授是Y博士——對着中國人便拿高帽子出來，背過臉去便把中國人說得卑鄙狗賤的Y博士。前兩星期也在青年會開了官費生大會，決議要求增加官費。開會的理由和會場的情形第二天就在各新聞上用大大的字登出來了。那時候W君跟着Y博士到日本中部山

中爲調查旅行去了。Y博士在旅途中看了新聞，便問“你們留學生每天不讀書，在鬧什麼鬧？”W君告訴他鬧的是什麼。博士又問“你們一個月到底領多少官費？”W君又告訴他。博士後來歎了一口氣說“我們日本的鄉下人送他的子弟來東京進中學，每月也不止給這幾十塊錢。你們的政府當初是不是以求學的目的派你們來日本的麼？我以前叫你買那幾部參考書是沒有買了，是嗎？那又難怪你們鬧了。”

“政府當我們是種穴員，早就想把我們裁汰。”W君想說出來，又中止了，C也覺得中國政府太無勇氣，不敢叫官費生回去。叫了回去，也可以多養幾營軍隊擁護自己的勢力。

C還有一件很担心的事，他是南省的官費生。南省教育由北方請了一位很時髦的教育家去辦。這個時髦教育家，頭腦是很明晰的，他一定不會批准增加官費給學生。何以呢？因爲南方是反對北方政府的，教育部的批准，南省當然可以不照行，這個淺顯的道理，時髦教育家那有不

曉得的。C忙跑去問本省的管理員，管理員所說的果然和C所豫料的一致。

學校章程是有實習的必修科，到了冬假春假或暑假要利用假期去實習。從前教育部也定有實習費章程，近來說要節省糜費，把實習費取消了。到了冬假C就要去實習，他預先去了一個稟子向時髦教育家請旅費，他相信時髦教育家一定不會打起官話來拒絕他。假期到了，他到管理員那邊去看由時髦教育家那邊批回來的批詞却是“前據教育部……該生所請應毋庸議。”的一篇官話！C在“新青年”裏面，讀了許多時髦教育家的言論，他是很佩服時髦教育家的，他不知道時髦教育家的言行不一致！C想批的時候，時髦教育家沒把外國學校規則查一查麼？沒有仔細想想該用官樣文章去敷衍了事麼？C從前像一班無定見的青年帶着灰色眼鏡去看那位時髦教育家，現在他用X光線去檢查他了。

C 蹣蹣跚跚在街道上走了半點多鐘，覺着有點兒寒，便由近道回到寓裏來。坐在門首除鞋，還沒上去，館主人便出來說有客在樓上等了。

“言君麼？來了多久？”C 認得是同鄉的言君。

“來還不到十五分鐘。聽館主人說，C 君吃飯去了，不久就要回來，所以我就上來了。很對不起。”言君是個非常誠懇的紳士，所以說話也和做文章一樣，有前提，有結論，起承轉折，很能得中。

言君有點年紀了，他早在明治大學畢了業。畢業後就有人請他回國去幫辦政事，但言君立的宗旨很定，不願隨波逐流，不為五斗米折腰，所以他還留在日本研究。言君有點闊名士派，不很講究外觀，他那個大學制帽的四角帽黑色變成黃色了，取下來放在臺上，會軟成一堆，全沒有一頂制帽的體裁。制服上五個銅釦子，祇剩下三個，襟口和袖口早爛了幾塊，像給鼠兒咬爛

了。制服原來是黑色，言君不知穿了多少年數了，他在太陽下走過時，那制服竟映成紅色。他的洋褲的正門上幾個釦子，也像不是全數了，裏面穿的中國褲子半白不白，半黃不黃的露出來。他在家裏絕對不用日本服，他穿中國長衫和短褂子，還巴上一個肚兜。他穿的中國褲筒有水桶那嗎大。制服上一條白色硬領兒早給油垢塗黑了。

言君的日本文很可以，但不很會說日本話。他身邊常帶着一本日記簿和一枝紅鉛筆，坐電車，問路都用筆談。有這種緣故，他不情願住日本人的家裏或館子，他在一個中國商人的樓上租了一間許多蛛網和煤烟的房子。

言君是來徵求C對於恢復救國日報的意見。

“國早亡了，還趕得上救麼？”C比言君歲數小，但意志却比言君頹唐。

“不是這樣說的，國家還有一秒鐘工夫的命，我們都有救國的義務。……現在東京的團

員裏面祇有Y君，S君和你……我看還是望你出來號召一下，比較沒有黨派的色彩。現在中國……祇怕無人，不怕無錢。……外可以僱……內可以收……”言君正襟危坐，在C面前演了一場說，結局給他感動了，降服了他了。

“那麼我們就在下星期六先在青年會先開一個預備會！這回非C君出來不行。”言君臨別時再三的叮囑要C到會。C送了言君去後，覺得自己的知己要首推言君。

C回到案前坐下，貼屁股的蒲團還沒有暖，館主人又上來說有客。跟着館主人上來的客戴一頂帽筒上纏有兩條白帶的伊帽，身上披一件黑斗蓬，是學生間最流行的一種防寒具。原來是L君。L君說明天是學校三十幾週年的紀念日，放假一天，所以跑來談談。

“今，今，今今今晚上沒沒沒有出去麼？”L君有一個奇癖，他說話是重重疊疊的。他還有一個怪癖，是怕人知道他有錢要向他借。和他同走路，面一定說想買些什麼用品，說後便把荷包取

出來，一面開一面便說：

“錢，錢錢不夠了，改改改改天再買，買罷。”但他的同學都說他身上有兩個荷包。聽說L君的長男在中國內地中學快要畢業了，L君在日本還是高等一年級生。他的同學都說他的笑話，若L君再留級一年，明年他的長男來日本進高等就可父子同學了。L君頭腦本來不壞，不至於留級。但他志趣高尚，不願早日畢業回去與鷄鶩爭食，所以自己延長肄業年限，在日本領官費多讀點書。

五

L來訪C不是完全無目的，他是來向C商量一個妥善的方法把他的同鄉並且是同學的程君送回國去。

近L君的學校有家成衣舖。成衣舖的主八姓吉江，他的女人名叫文子，兩夫妻之外還有一個十八九歲的女兒和一個七八歲的兒子。女兒的名叫綾英，兒子的名叫小虎仔。綾英有位同學

嫁了一個早稻田大學出身的中國參議院議員，到中國去了。綾英和她的同學常在通信，她的同學來信說，她到中國去如何的幸福，如何的快樂。她的同學又來信說，她的丈夫如巨的愛她，如何的溫柔，並不像日本男子那末粗暴。她的同學又來信說，中國的建築物如何的堂皇，如何的高大，不像日本木造的，草蓋的矮那末討厭。她的同學又來信說，她在支那的首善之區，天天都駕着馬車汽車到公園酒樓去玩。她的同學又來信說，她是無產階級的平民，一來支那就可以跟着丈夫榮貴起來，能夠和日本的高官大爵貴族華族交游。她的同學最後來信勸她千萬莫嫁日本人，要嫁支那人。

綾英給她的同學灌了兩杯酖毒的酒，每天祇昏昏沉沉的在描想支那的空中樓閣。嗣後她常在高等學校前徘徊着，想釣一匹留學生去和他湊對。搖搖擺擺來上釣的就是 L 君的同鄉同學程君。

程君無論對什麼事都很慎重精細，祇有對

女人一件事，他不能夠把住他的慎重精細的主義到底。程君是個很和藹可親的人，更能夠叫綾英相信她的同學說的，中國人比日本人溫柔多情。

程君顧着綾英就不顧學校了。程君今年暑假的落第，是第二次了。照留學生管理章程，同一年級不准連續三年，至多讀兩年，就昇級。程君的官費因此就取消掉了。

程君住在吉江家裏拿不出錢來，吉江夫婦漸討厭他起來了。綾英說程君的落第是她害了他，便跑在A區的貧民窟裏找了一間三張蓆的房子，把程君的行李搬過去，一同住下。綾英每天到一間煙草製造局裏去當女工，每天可以賺四五角錢的工錢，買米回來煮稀飯分着喫。程君沒有嘗過這種貧苦家庭的滋味的，每晚上對着像鬼火一樣的洋燈垂淚。可憐他們一個月六角錢的五燭電燈都點不起。

綾英叫程君要繼續着用功，準備來年再考第二間的官費學校。程君說那裏還有心思考官

費。綾英說不考官費也使得，等她加了工資後，再送程君進明治大學去插班，一年可收三年的功效。

不知綾英在什麼地方借到了五塊多錢，據綾英說是向一位做糕餅店生意的姊姊那邊借來的。她把這五塊錢給程君要他到明治大學去報名入學，因為明治大學祇要有錢，隨時准中國人進去的。程君第二天出去，買了好些魚肉回來，因為他喫稀飯吃得太久了，胃袋像枯燥得很，脂肪分要求得利害。綾英嗣後每晚都出去，要九十點鐘纔得回來，家計倒比較從容了，但程君總有點不愿意綾英出去。綾英說她在家裏，程君不肯用功，只管抱着要求她接吻，所以她出去讓程君一個人在家裏用功。

程君覺得綾英對自己一天一天的疏遠，綾英也覺得程君近來的脾氣變壞了，兩人中間像給一重烟霧遮蔽着，彼此看不清楚了。綾英的媽媽文子不時走過來。在三張蓆的房子裏，你看我，我看她，她看你，三人都不能把自己想要說

的說出來。女子像有話對綾英說，注視了綾英一刻，又翻轉頭來望望程君，這時候程君很自重，站起來說，要到神田去會朋友，一個人跑出來。

“你母親今天對你說什麼話？快告訴我！”程君那晚上跑回來，不見綾英在家，一個人參禪一樣的坐着等了一點多鐘，才見綾英進來；禁不住氣憤憤的問。

“沒有什麼。”綾英跑過來坐在程君面前，笑着勸慰程君。

“撒謊！坐了一天沒有說什麼，難道是啞吧麼？”程君的怒焰和飢焰隨肚子裏一齊發出來。

“雖然有話說，但是你不喜歡聽的，也是我不願意聽的，你又何必定要我說出來！”綾英在哀懇。

“快說來！不說我別有打算！”

“媽……就是希望你說的話能夠實現，她望我們倆離開！”綾英伏在蓆上哀哭着，“我……我們中間的……那……，媽還不知道！”

“要離開不是離開？離開算了！”程君並不是

忍心把綾英撇下，他不過是卑怯，怕負擔重重的責任。

“啊！啊！啊！你變了……心！……我……”綾英再說不下去，她知道她半年的苦心要歸水泡了。我一個不要緊，那個——雖然不敢預先斷定一定養得活——怎麼樣處置呢！？

六

綾英近這兩個月身體失了常態，近這幾天心頭時常作惡，吃下去東西都吐出來，身體漸漸的瘦削。她心裏很耽憂，怕再過幾個月身體就不能到煙草局去做工，那時候的生活如何過得去！程君知道他的懷疑竟成了事實，他棄綾英之心愈堅決了。

綾英怕幾個月後不能到工場去圖活，想節省點款，她覺得有些對不住程君；但她精神上確非常的潔白，她愛程君的心一點沒有變，不單沒有變，還更加熱烈！

程君在日本——在留學生社會裏身上像烙

了印是綾英的丈夫了，他知道不能用硬法棄綾英母子，他祇好用軟法了。他對綾英說，像這樣的狀態——像兩個猴兒打架，彼此不放手，在山頂上滾來滾去，終久要滾進山溪裏面去的狀態，他在日本住實在無了日。他又對綾英說，不如讓他回國去，去看看機會，也得看風駛船活動活動。他又對綾英說，他能夠籌得銀子到手，他就捲土重來，再來日本定購大學畢業文憑。他又對綾英說，若籌款不到手，他就向政界方面活動，謀個顧問或參謀做做，因為中國現在政局用人不要什麼學問，祇要頭會鑽，口會吹，手會拍。他又對綾英說，他的幾件行李——幾箱爛書和幾件衣服——暫存在這邊。他又對綾英說，若他覓到了差事，不再回日本，就會寄旅費來接綾英回去。他不把幾件爛行李帶回去，騙倒了綾英。

程君的回國是他的同鄉們勸他的。同鄉三四十個人每人捐了兩塊錢給他，他說這幾天內就買船票回去。

C和L和他的同學同鄉都以爲程君早回國

去了。

過了兩個多月，一天晚上北風刮得非常利害，有一個客跑到C寓裏來，把C嚇了一跳。

“你不是回國去了麼？怎麼還在這裏呢？”C驚疑得很。

“很對不起，攪擾你了。”程君比平時十二分的謙恭，跪下去磕頭。

“那算什麼樣子？”C止住他。

天氣很冷，程君身上沒有外套，也沒有斗篷，坐着打抖。幸得C房裏燒了炭，叫他向火鉢靠近些。程君兩耳很紅腫，雙頰也凍得不紅不紫，他像感受了熱，臉上發癢，雙手覆在面上輕輕的摩擦過了一刻，他雙手托着下顎，不轉睛望着火鉢中的火。

“現在住什麼地方？”

“住在市外的T村XX番地S館。我本來要回去！恰好那時候接到南洋的兄弟來了封信，說馬上就兌錢來給我。我想來年二月間考了那幾間官費學校再回去，相差不過四個多月，所以我

就在S館住下了。”

“沒有到那間學校上課去？”

“祇自己在家裏準備考學校的功課。”

程君還說了許多後悔的話，也說以後要如何努力。兩個人喫了幾盅熱茶之後，沉默了一會，

“你吃了飯沒有？你像還沒有吃晚飯。”C聽見程君肚子裏咕嚕的響了幾陣，

“不，不要緊，……我吃過了。”程君挨着餓很客氣的說。他不單沒有喫飯，並且還空着肚子跑了許多路。

“不要客氣，客氣是自己喫虧。”C用日本話說。

“C君不是在外面喫飯麼？”程君知道C的窩裏要不到飯喫的。

“喫麵不好麼？我叫館主婦買去。”

“真對不起了，真對不起了！”C早跑下樓去了，程君一個人還在說“對不起。”

過了四十多分鐘，館主婦用一個珠漆的托

盤端了一碗肉絲麵和兩碗淨水麵上來。程君連說了幾句多謝，龍吞寶一個樣子，沒到一分鐘光景，把三碗麵喫得精光，連碗邊上貼着幾片蔥葉都用舌尖舐過來喫。C看着幾乎掉下淚了。

“真對不住了！真對不住了！累你多花錢了！今晚上的麵很頂力，比什麼還要好喫。”怕係麵湯的蒸氣，把程君兩道鼻水蒸出來了，他從衣袋裏取出一片又縐又黑，毛鬆鬆的紙，向鼻門上拭。

七

樓下館主人的掛鐘嚮了十響，外邊風更刮得利害，那幾扇窗門板給風吹得振動得利害，像快要倒下來。程君看是時候了，

“C君！很對不起，我真不好意思說出口。我由南洋來的錢遲早也快到了，到了馬上送回來。不知C君從容麼可以通融一二十塊錢麼？我欠了兩個月的館賬，實在不好意思再欠了。很對不起。”

“一二十塊！”C給程君嚇昏了。程君以為C是個很節儉的大學生一定有餘錢。

這個難題，C實在沒有能力替程君解決。兩人向着火鉢，守了點多鐘的沉默。程君見夜深了，

“很對不起，太晚了，改天再來拜候。”程君站起來，再鞠了兩鞠躬。他才踏出房門，身體又打抖起來。他再翻轉頭來臉紅紅的向着C，

“不瞞C君了，我因為沒有車資今晚上是走路來的。現在坐了許久，腿子坐麻了，走不動了，可以借一二角錢做車資麼？”

“由T村跑來的！”C喫了一驚。T村到H區的距離至少也有二十里，若再沒車資，不是走到天亮，C向自己懷裏一摸，也臉紅紅的，程君很通氣，像看出了C的苦衷。

“不客氣，不要替我耽心。走路還暖和些。”

“不，不！我向館主人借看看。”C又跑下去借了五角錢給程君做車費，程君垂着淚跑了。

嗣後C沒有聽見程君的消息。

今晚上L跑了來，C才知道程君因為欠了四個多月的館賬，拉到警署裏去了。拉到警署裏受凍一兩晚後倒可以保釋出來，現在應研究的是要如何送他回國去。L君用很熱心而且誠懇的態度，突，突，突，的說。

C給他們——L和言君——鬧了一晚，神經興奮，睡不着，第二天九點多鐘才醒過來。他醒了還不情願起床，伸手在枕旁一摸，有兩張新聞，和幾張明信片。這些明信片不是寫“本會于××日假座……開大會……略備茶點……務望撥冗蒞臨……××會啓。”就是寫

“本會前於××日……開選舉大會……足下當選為……事關重大務望出席。”C怪他們來讀書的人也有許多閒工夫分出來練習政治手腕。

C起來之後還是到學校去，下了課之後還是到那家飯店裏去喫飯。

“我們到管理員那邊去借幾塊錢用用好麼？”C因為下午沒有課，喫了飯邀章君到管理員那邊去。

“贊成！贊成！你有把握包借到手麼？”

“只管去看看，捨一角五分錢不要！”東京市內的電車不問遠近一往復十五個銅子。

“我們不應當強硬要求，要多拍幾下才對。”年輕的章君，說起話來倒像在海裏游泳過來的人。

兩個人跑出停車場遇見了陶君，章君喪了膽，因為他知道這位陶君是常到管理員處借錢的，若陶君也說到管理員那邊去，我們想借的款就包管不成功。

陶君是省同鄉會長又是留學生總會評議部的副議長，他說話時把南北音共熔一爐，調起腔兒說，聽的人愈聽不清白。高興的時候就指手劃腳，有時候說一句就伸手在下腹部洋褲子的門首摸一摸像有週期似的。他現在看見 C 和章君來了，異常高興，又在指手劃腳地說起話來了。

“C 君！同鄉會選舉了你當幹事。”

“誰選我的？”C 很不情願當傀儡。

“同鄉諸君！”陶君正言正色的把兩個肩膀

向後一退。

“同鄉諸君裏面我認不得幾個，多承你推薦把我選出來了。多謝多謝！你替我運動了多少票數？”C笑了。

“沒有什麼事幹的，掛個名罷。哈哈！”陶君行了一個舉手禮，搭了反對方向的電車去了，章君才安心了。

八

在電車裏兩個人閉着眼睛坐着，並不說話。C知道章君有一種性癖，他不喜歡在日本人面前和中國人講中國話。C還有一位同學謝君更利害，他上邊穿的是像蝙蝠翼一樣的日本和服，下邊穿條日本裙和一對日本高木屐，高高的把雙肩聳起，左肩上掛一個書袋，右脅下挾一把紙傘，腳未曾舉步，頭先向前伸，看見他走路的人都很兢心，怕他要向前方伏着倒下去，也有人稱讚他和日本學生沒有兩樣！

C和章兩個在電車裏打盹了四五十分鐘，

在一個停車站下了車。他們到管理員家裏時，管理員正在請客。請的客是大學文科出身的法學士，頗負時名，管理員才請他。管理員看見C和章兩個，呈一種不高興的臉色，知道他兩個又來借錢了。

“老先生！我這裏要命了呢！你還說借錢！省裏打了幾個電報都沒有覆，下個月的學費還不知道發得出發不出呢！”一個可以借，兩個也可以借，三個，四個，五個，十個，二十個都要借，管理員也有苦衷。有餘剩公款，借還可以，要管理員拿出乾本來借給人是萬萬辦不到的。

費了許多口舌，談判了兩三個時辰，管理員說C從前預支了十五塊，現在准再借五塊，章君則借十塊，兩到借到了錢歡歡喜喜走到停車場時已經黃昏了。

章君說要買防寒羊毛衣去，他是個經濟大家，他要在幾十個大洋貨店的玻璃櫥前站過幾回之後才買得成功。C看章君一個先搭市外電車去後，因為借到款了，他搭比市內電車舒服的

高架線電車回到H區，高架車比市內車，車資要貴五分錢。

C在電車裏遇見在青年會寄宿舍住的F君，F君告訴C下星期六青年會的人要全體參觀K區的女子職業學校，問C加進不加進。C暗想青年會的幹事也太無聊了，今星期說參觀，下星期也說參觀，再下一星期又說參觀。至參觀的是女子大學，女子高等師範，女子美術學校，女子家政學校，女子醫學校，今又說參觀女子職業學校，無一而非女子！許多有益的，能夠增見開廣見識的男性學校却不願參觀，他們祇喜歡看女人。

F君說是看運動會回來，他像跑得很困乏了。C注意及他帶的很厚的近視眼鏡，因注意到他眼梢的青筋不住的跳動。C到了M停車場要下車，F還差兩站，C要F一同下車到飯店去喫飯。F若在M站下車，他的車票就前途無效。

“在這裏下車罷。請到我那邊喫個便飯去，也得暢談暢談。”C催F在M站下車。

“……”喫C一頓飯，回去時還要買張車票，F在這瞬間真大費躊躇。

F君也有怪癖，他到菜店裏——不論真菜店中菜店——，他先要索定價表看，若菜單上沒有價錢，他就點一個明知做不出來的菜叫廚房做，若廚房說可以做，他又要嚴限時刻，一定要弄到和菜店吵一回便跑到第二家去。C常帶他到幾家便宜菜店去喫，先要告訴他那一種定價多少，那一樣價錢便宜，F才安心坐着喫。

F現在青年會單租房子住，飯在外邊喫，有時候買些燒山芋燒甜薯回來就過一天。

F從前住在日本人家裏，搬家的時候沒有錢打賞他的房主，房主婦說，從前某先生在這裏住，去的時候賞了她幾塊錢。F以後便對人說某先生開了這個惡例，累及他，是留學界的敗類。

C喫了晚飯回來倒在蓆上，思索這兩天的經過，覺得自己做了不少的事情，他就昏沉沉睡下去了。

借來的五塊錢又用完了，年假也快到了，他

一面要籌款奔走，一面又要準備試驗，C比奔走年關的細民還要辛苦，還要悲哀呀！

一九三三，五，十八夜，東京

羣 犬

十月十六日，星期二，晴。

近一星期來，^下爲工作太忙，又恢復了從前在武漢時的惡習慣，——晚睡晚起，這是因爲日間小孩子們太嘈的厲害了，一點不能寫。

前晚在學藝社事務所開會，決定搭乘本日的上海丸輪船赴長崎。船票由鄭心南兄處領來了，行裝也整好了，只怕自己起遲了床，誤了時刻，所以一早——在夜裏二點鐘前後——就起了床。洗漱之後，把答應了“樂羣”的譯稿“地主”譯完，天已大亮了，再無時間修改，匆匆將譯稿

捲進衣箱裏去，打算帶到船上或日本去修改，然後寄回來。

六點鐘了，妻也起來了，弄好了一碗米粉要我喫。我把它喫完了。妻再出去弄堂口，叫了一輛黃包車，我便叫車夫把我的一件 trunk 裝上，自己坐上，叮囑妻，我走後要多多留心小孩子。妻隻手按着門扉的把手，眼皮紅紅地一句話不說，望着坐在黃包車上的我。我很覺可笑。但是車子轉了灣，走到馬路上來時，我也覺得有幾分悽惻，尤其是想像到小孩子們醒了來時，問他們的母親“爸爸呢？”

前晚和龔學遂兄約好了，他揩市政府的油，坐公安局的汽車到碼頭上去，要我去揩他的油，一路上船去。我走到S里來時，黃君和龔君還沒有起床。黃且初兄任公安局第二科科長，闊得很，用兩三個跟人。

我把他們嘈起來了。他們才慢慢地穿衣服，慢慢地洗漱，然後慢慢地來和我談。我真不好意思，覺得自己太性急了，來得太早了，尤恐他們

暗笑我想揩油坐汽車，便這樣虔誠的。

在黃旦初兄的書房裏坐了一點多鐘，快要嚮八點了，才聽他的跟人來說，汽車來了。黃君每天都乘這汽車到公安局去的，今天讓它先送我們到碼頭上去。

八點半鐘，他們都到齊了。同行，龔君之外，還有三個人。陳文祥兄最老，於民國六年卒業于日本東京帝大冶金科，此次東行，做我們的視察團團長。其次有天文科的沈君，化學科的曹君。這三位和我都是初次識面。至龔君爲留日熊本大學預科時代的同學，他的專門是礦山，現在改學鐵路了。

上海丸于九點展輪，學執社的周頌久譚勤餘兩兄都來碼頭送行。還有一位日本友人田代君，昨夜到我家裏來話別，今早又特別到碼頭上來看我，盛情可感。

日本水上警察派有人在船上盤查得很嚴，幸喜我們是以團體的名義到日本去的，並且都是習理工科的人，所以水上警察的檢查員終允

許我們 Pass 了。

鄭心南兄和張元濟先生也同舟東渡，他們的任務是替商務印書館到日本去查閱古書籍，並擬向日人借來翻印。

離國愈遠，風浪愈惡，到夜裏輪船更翻簸得厲害。可憐我喫一個 chicken cutlet 的口福都沒有，到了九點多鐘，吃下去的飯菜全數嘔出來了。

我和陳巽兩兄共住127號的 cabin。陳兄勸我喫了兩粒 mothersill(?)的暈船藥。但不見有什麼效驗。

大概是暈夠了，不知在什麼時候睡着了。

十七日，星期三，晴。

早六時醒了過來，覺得有點頭痛。我想到甲板上去呼吸海上的新鮮空氣，坐了起來，看見陳巽兩兄仍在熟睡，又覺得自己太醒早了，想倒下去再睡一忽。我平日做事都患此種毛病，不能堅決照自己的主張做下去，所以常常喫人的虧。對於起床這件小事都遲疑不決，因他人的行狀而

變了自己固有的意思，這是很不好的。于是我決意起來了，準備洗嗽。

船仍在簸動，不過不如昨夜裏之甚。我匆匆洗嗽了後，即把衣服穿好。看見我的皮鞋不在cabin內了，我忙着找。這時候陳君也醒了。

“你找鞋子麼？boy 拿出去擦油了吧。你看看外面有沒有。”

我走出cabin，看見三雙皮鞋擦得光亮亮地擺在門脚下。

“舊鞋給他擦得新鞋一樣了。”

“頭等位到底不同。”陳君笑着說。

“看錢的面子呢。”

“可惜暈船，喫不下大餐，糟蹋了。”

我穿好了鞋，覺得船身又激振起來了，不敢出去，便穿着鞋子和衣臥倒在床上，胸口又作惡起來。有種氣味衝進鼻孔裏來，十分難受。

閉着眼睛靜默了數分鐘，boy 跑了來說，八點半餐，請各位先生準備到食堂裏去。

“幾點鐘可到長崎？”

“十二點半。”

于是陳龔兩兄也起來了。

喫了一盤 soup，一片麵包，倒不覺什麼不快。後來喝了一盅咖啡，胸頭就發悶了，幸得沒有吐。

早餐後，到圖書室看見有上海丸的 Picture Post card，于是將昨天寫好的信撕掉，重新寫四張明信片，一寄 S 兒，一寄 T 兒，一寄樂羣諸同事，一寄新宇宙區黃兩先生。另用郵船的信箋和信封，寫封信寄上海日友田中和田代兩君。

寫完了信後，海波也平復了。張元濟先生也到圖書室裏來，由鄭心南兄的介紹，得認識這位溫厚長者。

十二點半，到了長崎，才由船上陸，好奇而多疑的日本新聞記者即來查問我們爲何事來日本。龔君給了他們一張團體的名片，並略加說明，但他們還是分向我和陳君查根究底。看他們質問如此之多，筆錄如此之忙，我真怕他們質問及我在那一點鐘睡覺，那一點鐘起床，那一點鐘

喫飯，和那一點鐘大小便呢。因為這些時刻我是不能把它呆板規定的。

離稅關後，伴張元濟先生一同乘汽車至四海樓午餐。因趕火車的時刻太迫，各人只喫了一碗麵，就匆匆赴長崎車站。

日本真多狗，而且比中國狗忠實，令人十分佩服。不論在馬路上，在車站上，在火車上，都看得見許多狗跳來跳去。

天文學專家沈君是快要孵化的博士，所以我們稱他爲博士卵。（如果卵字不好聽，就改稱博士蛋吧。）

博士卵告訴我，車門外擠着的都是狗。並且他說，他在學生時代受夠了狗的麻煩，若不是他告訴我，我決不會留心及狗的。

隔着玻璃屏果然看見許多黑影。博士卵又說這群狗定是跟我們來的。狗看見陌生的來客總是跟着吠，這也難怪。

六時半到了博多車站。在長崎出發時打了一個電報給九州大學的當局，下車之後，果然見

有兩位穿 Morning Coat 的紳士在頭等車窗口探望車裏。我想，他們定是學術協會的幹事來車站迎我們的。他們都沒有意料到由二等車箱裏卸下來的一群小孩子，——左脅挾傘右手提包的小孩子們，——就是他們所期待着的來賓。他們看見沒有穿 Morning Coat 的客由頭等車下來，火車又開始展輪了，於是才過來招呼在月台上守着幾件行李的小孩子們。

他們兩位不單穿着 Morning Coat，而且鼻子下面都蓄着一叢鬍子。我想，這一定是大學教授了。我忙由我們陣中把最年老的，鼻子下也蓄着幾根黃鬍子的陳團長推出去，向那兩位紳士答禮。

九州大學當局已替我們先租定了旅館“榮屋，”一同乘汽車至旅館後，彼此自己介紹，我們才知道來接我們的一位是物理學教授桑木博士，一位是醫科教授石原博士。我們約定明日即赴九州大學參觀各科教室。

桑木博士指導我們的態度頗誠懇，令人感

激。他的態度也很溫和，有書生本色，沒有半點虛飾。第二天，當我們參觀他的物理教室時，他把他的最近研究告訴我們，並將他寫的短篇論文散見于各種通俗雜誌的相示，他還告訴我們，在某某雜誌署名X生的就是他。他的這種態度給了我一種快感。

我們久在船車中，疲倦極了。晚飯後入浴有八九年之久不進日本式的澡堂了。入浴後，十一時就寢。

十八日，星期四，快晴。

昨晚桑木博士約我們於今早九點後到他的物理學教室去。他還特別地申明要過了九點以後才好來，太早了怕他還沒有到教室去，說了後他自己也笑了。他的這種天真誠摯的態度，真是可感可愛。

桑木博士的教室藏古數理曆象的文獻甚富。據博士說，他今後將致力於數理學史的研究。

物理教室尚有一教授名西久光，他是我在

熊本大學預科時代的受業師。桑木博士將我五人的名片送給他時，他便說，

“張君是我教過的。”

西先生正在研究螢石的副成分，他說由色帶的研究，已經發見螢石中含有 Samarium(?) Rubidium 等元素。他又說，紫色的英國產螢石比較容易研究，中國日本產的綠色螢石較不明瞭。我問他是不是和透明度有關係。他說，不見得，理由為何還不明白。他還說了許多專門的話，在此只好從省略了。

其次參觀應用化學，造船，探礦，冶金，地質等教室。正午在工學部事務所午餐。下午參觀農學部。因為非自己專門，不大了了，已經來了，雖覺得有點頭痛，只好忍耐着參觀下去。

由農學部出來，再赴醫學部。對於醫學部的參觀我頗感興趣。但只看了病理學教室，就沒有時間了。我希望看的神經病科教室終沒有參觀成功。

我來福岡這回算第四次了。第一次是民國

六年，我和一位同鄉在這海岸洗海水澡。暑假快要滿了，我打算回熊本去，恰好K兄由岡山搬到這裏來進醫科大學。我們就在這時候初次談論文藝。那時候K兄的詩興很強。我回熊本去後，還寄了許多詩來給我，我都把它保留着，直到他的詩集出來後。這時候或許可以說是創造社的萌芽期。

第二次是民國十年暑假，我在山口於福銅礦山中實習，偷空到福岡來頑，是和日本同學鈴木君同來的。到福岡後，才知K兄赴上海去了，他的家還留在福岡。我就在一位舊同學周君處寄宿。周君曾有意介紹我去看神經病科教室，(裏面關起有許多神經病者)但終被拒絕了。故我這回來福岡更急於想看。

第三次是畢業後，民國十一年五月杪回國，船泊門司兩天，我便乘車趕到福岡來會K兄。那時候創造季刊第一期出來了，叢書也出至四五種了。K兄和晶孫都在福岡。他們第二天還乘車至門司，並叫小划子送我回到輪船上來。

這次是第四次，距第三次也有七八年之久了。但街路風景一如昔日，無何等的變化。會衰老變化的只是重遊舊地的人。

在創造社的歷史上，福岡是很可紀念的地點。

對於創造社，我的確是過於自私自利了。締造艱難的責任多由K和C兩兄負擔。Y君也比我多盡了點力。只有我蓄長頭髮，擺文學大家，藝術大家的架子，由海外回來，坐享其成，向社拿錢用吧了。我想到這點，我真慚愧，暗暗地自己打了幾個嘴巴。不過天下多虛偽的人，也多言行不一致的人，尤多坐享其成的人，我只好這樣想來安慰我自己。然而畢竟太無聊了，自己太不中用了，今後我要獨創我自己的事業，不要去依賴或篡奪由他人汗水所得來的結果。今後要深刻地做點有意義的工作，不要再淺薄無聊地徒慕虛名了。所謂詩人，所謂藝術家，所謂小說家，都是空的無聊的。

五點半回寓。

十九日，星期五，快晴。

早飯後，陳龔曹三君赴大牟田參觀製鋅工場。博士卯再赴數理教室去查閱數理學書。我本來也想到市立圖書館去走一趟的，後來想，答應了樂群半月刊的稿件還沒有弄好，於是改變了方針，等他們走了後，將帶來的譯稿拿出來刪改。費了半天工夫，才把它整理好。

凡是譯品，文句定很生強不流暢。你想說是你自己的作品，但文句本身已經告訴了讀者，它是從外國書抄譯過來的。故我們從事文字工作的人，如果是從那一部外國書抄譯來的，最好寫明是譯的或翻案的，最少也該表明根據那一部外國書寫的，以明責任。又借用外國作家的圖表也須表示明白，不可欺讀者一時未購到原本，便據原著者的材料為己有。我從前翻案了一二篇外國小說，當時沒有聲明，及今想來，不單暗暗地臉紅，並且在良心上也感着最大痛苦。今後我立意忠實地翻譯些外國書籍以補前缺。譬如我現在翻譯蒲格達諾夫的 *ideologie*，因為我的德

文不高明，我就聲明我是由林房雄的日譯本重譯的。我想我這種態度沒有人誹議的吧。自己的學問到如何的程度，只有自己知道，正不必去自吹自擂，自欺欺人。

研究學問是應該的，但動機若是想得博士頭銜，那就千錯萬錯了。研究什麼理論都可以，但動機若是欺秦無人，欲奪取文壇的領導權，那就錯了。假學問只能騙世人于一時，並不是永久弄不穿的把戲。

十二點半出外散步，並到各家舊書店尋覓自己想買的舊書。日本F氏著有一本唯物史觀和經濟學批判，早就想買來讀，在上海時，幾次到內山書店問，都沒有得賣，寫信去託東京友人，也不見回信。現在在福州市的舊書店裏找着了，(回來上海後看見內山書店又有了)買了回來，還買了一本高橋一夫譯的A. Thalheimer的辯證的唯物論入門，此外三四冊小說。

有點餓了，吃了六角錢的西餐。

兩點回榮屋旅館，博士卯已經先我回來了。

他說，他也在丸善買了好些書。

寫了一封信寄家，寫了兩張明信片寄東京，一給R兄，請他示知他的寓所的略圖，一寄同鄉黃君，告知他我廿五六日可以到東京來。

明天學術協會開會，我們的團體要貢獻一篇祝詞。因為這篇祝詞，我們鬧了兩天三夜了。吃過了晚飯，他們又在討論祝詞如何做法，我覺得有點滑稽。到後來還是陳團長能幹，他參酌博士卯和龔局長（龔君曾代理過南潯鐵路局長，所以我稱他做局長）的意見，終寫成了一篇祝詞。寫好了後，很珍重地摺疊起來，和鈔票一起塞進荷包裏了。我當時假想，明天陳團長走上講壇上去，才發見那個荷包掉了，或忘記帶在身上時，他定臉紅耳熱站在數百聽衆的面前發癡吧。能夠看得見陳團長那樣的窘狀，才好笑呢。

廿日，⁽⁶⁾星期六，快晴，有風。

學術協會開會時刻定九點鐘。

日本人真是勢利鬼。前天我們坐汽車出，坐汽車回，旅館的番頭（帳房）和下女都走出來迎

送。今天早上我們決意坐電車去，都步行由旅館出來，旅館的人們看見我們不叫汽車了，便也懶得出來送了。

九州大學當局派一名書記，名叫清水邦夫的來專門招待我們。他曾囑旅館要叫汽車送我們到會場去。但我們拒絕了。雖然說是由學術協會招待，但有許多大學教授都搭電車去，我們年輕人儘坐汽車來往，實在太難看了。我的意見，博士卯也表示贊成，大家一同步行到馬路上來。

今天陳團長和博士卯特別穿了 morning coat 出來，在街路搖搖擺擺地走着，煞是好看。他們真像電映戲裏面的滑稽 Stars。博士卯大概是記顧着自己穿着 morning coat 在街路上走不甚好看，忽然又埋怨我們說不該不叫汽車，萬一誤了開會的時刻，就太醜態了。

“剛才是你贊成不叫汽車的。”我指摘他。

博士卯脾氣的確比我好，也很講體面，怕我和他在電車路上吵起來，他忙認錯，急急地走向電車站去。我也很失悔我太認真了。博士卯實在

是很可愛的學者格，有點可惜的是 japoni cization 的程度太過了一點，但比漢文一句不通，完全和日本學生沒有兩樣的就強得多了。

有些從少就到日本留學的一住十五六年至二十餘年不等的學生。他們的 japoni cization 的程度是十足的。他們只恨馬上不能變成日本人。甚至于凡是日本人放的屁都說是香的。論到中國菜就痛罵污穢，油膩不堪喫，看見日本的豆醬湯或醃蘿菔便大呼好喫。這種心理可以說是變態的。

日本人對中國人的態度只有兩種，壹是明火打劫，一是笑裏藏刀，前者我們可由濟南慘案及往年之廿一條款等證明，後者可由一般在中國的滑頭日僑證明，不過程度有深淺之別吧了。我從日本回來後，差不多完全和日本絕了緣，除託在日本的友人買些書籍外，對於日本的事我都不大理會。總之，我以為要解中日間的糾紛必要取一種特別的方法，——使中日兩國的大多數民衆能開誠相見的方法。單靠上層階級或幾

個識智分子的表面敷衍，口頭上講親善，心裏互相輕蔑，是無由解決的。

近來日本方面有些智識分子（當然是屬Bourgeois階級的，）和在中國刮削夠了的資本家（加大倉組等爲其代表）在提倡中日親善。當然，他們知道儘用帝國主義的高壓手段對付中國民衆是對付不了的，這是原因之一。但是輕視中國人淺薄，以爲可以愚弄，也是他們的計策。換句話說，就是先高壓一回，看見高壓手段不能行了，便又用軟繩子來籠絡。本來在中國也有些像曹汝霖陸宗輿這些人實在不少。譬如上述的japonicization程度高點的人就很容易受這種麻醉。但我相信，這種人是很少很少的，這是日本方面看錯了。縱令少數的Bourgeois和intelligentsia的親善能成功，還是不能根本解決中日兩國間的糾紛。

這次到麻岡來，許多大學教授對我們表示歡迎，招待極其慇懃。我又何能神經過敏的誤解爲笑裏藏刀呢。譬如桑木或雄，新城新藏，中村

清二，矢部長克諸博士的招待我們，最少可以說是，因為我們是日本出身的，這次又遠道由中國來參加學術大會，對我們不得不表示點懇親的意思。我對諸先生的好意應當表示感謝。不過諸博士從事科學的研究過深，離社會太遠了，且生於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日本，無意識地和那班資產階級（如日華學會一班人及大倉組之流）取了同一樣的方式對我們了，此我個人頗引以為遺憾的。當山崎直方，中村清二，新城新藏，矢部長克諸先生招待我們的時候，我的希望是，諸先生仍能以師長的資格誠懇地給我們一點研究學問的指導，那就比請我們喫清燉鷄，談些無聊的笑話有益數十倍了。對諸先生的招待我雖然表示感謝，同時我也有點失望，因為過於形式敷衍了，在兩國民衆間的理解上是絲毫無裨益的。

九點開會，先由九州大學校長大工原銀次郎報告開會理由和學術協會的經過及現狀。開會後有日本文部省各大學校長的祝詞，福岡縣知事福岡市長的祝詞，最後是我們的陳團長代

表中華學藝社讀祝詞。最初我很擔心我們的團長會雙頰通紅，雙足打抖，不能把準備了兩三天的祝詞念下去。但到後來真是喜出望外，陳團長不單態度鎮靜，念起祝詞來也從容不迫，聲音雖然低小些，但無傷於大雅。

開會完後，十一點鐘了。

由十一點至十二點，中村清二博士講演結晶學與數學，頗有趣。

十二點，由清水君招待我們至屋頂休憩室午餐。

下午，閱演題之Programme，沒有我喜歡聽的。只有京都大學野滿隆治博士的“海軍戰鬥原理”想聽聽，但到後來還是把頭聽痛了。其實瞻瞻野滿博士是如何的風采，也是我欲聽講的一原因。因為我和蔡源明君曾翻譯他著的“海洋之科學”，有些疑點，寫信去問他，他很詳細地答覆了我們。

由教室裏逃出來，吸了些新清空氣，頭腦稍為清醒了些，我們都乘電車回旅館。山崎中村兩

博士和我們同車。我們如何好再乘汽車出入呢。

晚赴福岡市長之招待會。散會後尚有島津標本製作所之招待會。因太疲倦了，都沒有去。赴福岡市長招待會的亦只陳，龔和我三人。沈曹兩兄因事未赴會。

念一日，星期日，快晴。

九點赴學術大會，知應在明天開講之“飛行機發展近況”已改於十二點半至一點半之間講演，講員田中館愛橘博士已趕到福岡來了，因老博士不能久留福岡，故提前先講。

上午聽矢部長克博士之鹽原火山與地體構造之關係，下午聽田中館博士的講演後，又由清水介紹我們到香椎宮遊玩，約費一小時，回福岡市赴島津標本製作所參觀。五點回旅館，略事休息。六點半再赴學術大會懇親會。七點半再赴新三浦酒店，應山崎，中村，新城，矢部等博士之招待。十時回寓。

念二日，星期一，快晴。

由清水氏之介紹，參觀朝日麥酒工場。技師

某氏(惜忘其名)特爲我們懇切說明。據云由麥造成酒,需費四個月之久,工人所費勞力很大,啤酒固不容易喝也。參觀製酒瓶工場,尤有趣。

十二時,赴九州大學校長之午餐招待,用日本餐。下午聽新城博士之“變光星問題”及山崎博士之“地塊運動之緩急”。兩博士之講演完了後,遂舉行閉會式,時已四點半了。

清水氏仍要我們去遊大宰府。汽車雖以加速度前進,到大宰府時已近黃昏了。大宰府賣有紙製的筆筒,很美觀,我買了一個,擬帶回家去,贈……贈 S 兒,他學寫字了,有幾枝鉛筆沒有盒子裝,他看見這個筆筒,一定很歡喜的。

由大宰府回至旅館,六點半鐘了,休息半點鐘後,再赴新三浦學藝社福岡支部之懇親會。幾天來的集會都是很踴躍的,今晚是純中國學生的懇親會,用不到什麼客氣,我大嚼特嚼,吃至流汗了,再脫去外衣,繼續大嚼,我們直鬧到十一點鐘。自來日本,一星期了,沒有像今晚這樣歡快的。因爲明早就要離開福岡,過了十一點

了，不能不早點回去睡。

念三日，星期二，快晴，天氣甚暖。

早八點由清水氏送我們至博多車站，我們是參加學術協會的見學團，到八幡鐵廠去參觀。

八幡鐵廠是東洋第一的製鐵工場。我國的漢陽鐵廠實比日本的八幡先開辦，因為辦理不善，所以不能發達。

到鐵廠的事務所時，已經十一點多鐘了。鐵廠當局先就鐵廠地圖略為大體的說明後，即招待我們午餐。午餐後，休息半小時，即分甲乙兩班分途乘火車進廠內參觀。

沈君昨晚伴新城博士赴京都去了，祇我們四人來八幡。乙班比甲班多參觀一研究所，故志望的人多些，陳，龔，曹三君都加入乙班了，我加進甲班，因為我想即參觀研究所，對於冶金的專門學理還是不甚了了，徒費精神。我只想看看有名的大鐵廠裏的工人的生活狀況。

製鐵工場裏的工作很苦。今就它在生理上不適宜之點舉出來。

(1)溫度過高，和廠外的氣溫相比，太不調和。

(2)空氣污濁，空氣中含 CO_2 ， SO_3 ， H_2S 及金屬屑塵埃等量甚大。

(3)土地卑濕。

鐵工場的工事比什麼工事都難做。一個工人不能每天繼續做工。大概是做一天休息一天。我看見裏面工人大概都是用塊布帕蒙着口鼻。這當然是恐怕富有金屬屑的空氣傷害了他們的內臟，尤其是肺部。聽說全廠工人數約二萬二三千，男工人平均月收六十九圓一角二分，女工人平均三十四圓二角六分。日本生活程度比上海高，月收在平均數以下的，當然不容易生活。

鐵廠設有病院，據說每天有二百三十人至一百五十人進病院的。加以工人的家族病者，每日約有一千八百餘的病人來乞診。

因為工事危險，常有誤觸機械被卷入機輪裏去了的，或被壓於鋼板下的，或被火車輾傷的，這種受傷者單在1923年上半年間，共12000

人，其中即死的兩人，負重傷的158人，又每日平均有五十餘的輕傷者，每一日半就有一個重傷者。

薪額既如此之低，工事又如此之苦，所以在1920年，有17000的工人曾大罷工一回。不過日本國民的愛國心很強，而八幡鐵廠又是國營的事業，故工人雖大罷工罷不出什麼結果來。

據說，日本鐵道省消費煤炭量最大，其次就是這個八幡鐵廠了。

要根本解決日本的社會問題，只有他全國鐵路從業工人和這個鐵廠及各地鑛山工人起來全體大罷工。如果有這一天到來，那真是壯觀啊！

從前在日本各地視察地質，在日本的農村，和農民接近的機會很多。又在各鑛山實習時也略知道鑛山工人的生活狀況。兩者比較起來，日本的革命只有希望于鐵道工人及鑛山工人。農民的保守性大，且生活也不像工人那樣窘迫，故日本農民是很難煽動的。

八幡鐵廠現在從業人員共有24828人。今試按他們的職務類別起來，如下表。

職員	783
僱員	789
職工鑛夫共	17703
臨時職工	5500
合計	24805

可惜我不能在八幡多住三五天去查看工人們的家庭狀況及其日常生活。

洋鐵片的打疊，裝包都是用女工。她們的工資平均每日僅七八角錢，而在瀰漫着塵煙的房子裏面，終日勞苦。鐵廠的當局儘在說工人的待遇已經改善了許多，但據我看來還未見得。

鋼板，鋼線，鋼條，路軌及洋鐵片等的製造，是初次看見，令人不能不佩服電機力之偉大。初由機器裏送出來時，真像一條火龍或火蛇，直向前進，極其壯美。

八幡鐵廠用的原料大部分是我國大冶的鑛石，磁鐵礦及赤鐵礦，小部分則來自高麗。

由一點至四點，大體參觀完了。我們向引率者井上克己（九州大學鐵冶金學教授）辭謝，即在枝光驛搭四點餘之火車赴門司。在門司晚飯後即過海赴下關。

到下關時才六點半，我們要搭的特別急行車是九點二十分，須在下關等三個多點鐘頭。我們就在市內散步。龔君打了一個電報給日華學會的幹事，要他替我們準備房間。向例學藝社到東京時，都是在日華學會寄宿。

我們在福岡時已託博多車站買了寢台票，所以一上車略把行李收拾，各人都解衣就寢，因為我們大半天在八幡工廠裏實在弄得神疲力倦了。

前面我既述過，日本很多狗，受過訓練的耐苦耐勞的狗，我想在這火車裏也定有的。因為太疲倦了，沒有去留意他們了。

約摸是十二點前後，忽然有一個人蹲在我的寢台前，把我驚醒了。我以為是揆手，忙摸枕畔的荷包還在不在。但那個人還不跑開。我想這

個挨手胆子真大極了。

“在熟睡中把你驚醒了，很對不起。我是由警視廳那邊來的。請問你，到那一處去的。”那個人很客氣地說了一篇話。

“到東京去。”他說話雖很客氣，但我有點討厭，因為我正在好睡的時候給他叫醒了。

“貴姓名？”

我真想不睬他，但在上海時就聽見日本友人說，十一月十日是日皇舉行加冕禮的日子，對於外國來的客調查得很嚴密。聽說日本當局尤怕高麗的青年。我怕那個偵探疑我是高麗人，我只好告訴他我是由中國來的學術團體的一員。這個偵探的程度太差了，我明明白白地告訴了他是弓長張，資本的資，平和的平，但他還是寫不出來。結果還是我拿他的筆來填上了。

“你的專門是什麼？”

“地質。”看他的樣子，好似不懂地質是怎麼樣的一種學問。但他又不情願再請教我，只含含糊糊地不住地說“呵，呵，呵。”

“從前在日本那一個學校畢業？”

“赤門。”“赤門”是東京大學的綽號。

“那一年畢業的？”

我想他問得這樣詳細真有意思。他的意思我完全懂了。

“十一年。”

“那一科畢業的？”

這是證明他不懂“地質”兩個字了。

“剛才不是說了地質科麼？”

“東大也有地質科麼？”

我想他或許把“地質”聽作“知識”，在日本這兩者的發音差不多。

“怎麼沒有地質科呢？理科的地質科！”

“呵！理科，理科！”他笑了，不再問了。他像聽見理科後就放心了。於是他就到對面的寢台去嘈陳團長了。

他和陳團長問的會話像比較簡單些，但他要檢查陳團長的小籐籠子。陳團長不答應，向他要名片。他說，個個都要名片，他沒有印許多名

片。一面說，他一面拿出一枚銅徽章給陳團長看。陳團長只好把小籐籠打開來給他看。我有一本英美名家短篇小說集寄放在那個籐籠裏，他特別拿出來查看。

“你買了許多禮品呢，”他笑着向陳團長說，“對不起了，在熟睡中驚醒了你呢。”

“什麼事，陳團長？”我看見那個偵探走了後，故意笑着問陳團長。

“真討人厭，那條狗！”

第二天起來，知道他先問曹君，次問龔君，其次問我，最後問陳團長。他還問龔君喜歡看改造雜誌不。

我們給他嘈醒了後，都眼睜睜地過了二三個鐘頭才再睡下去。

他要在夢中驚醒我們是特別給面子給我們的。他本來可以早點來，但是同車乘客還沒有睡之前，走來查問我們，不是使我們太難堪了麼？他的意思，——其實日本的 *intelligentsia* 都有這個意思：

“支那人儘嘗侮辱，不過在可能的範圍內還是留點虛體面給他們。”

至于北四川路虹口一帶的日本阿金啄(akindo 賤商人之意)之對支那人是連虛體面都不留的。我還是歡迎日本阿金啄的態度。

廿四日，星期三，微雨。

整日在車中，頭昏昏的，打了幾次瞌睡。想看點小說，但讀不下，很無聊的只翻翻報紙。

下午四點多鐘，鄭心南兄忽然走到我們的二等車室裏來。他和張元濟先生是在長崎和我們同車東上的。我們以爲他們早到東京去了，殊不知我們在福岡住這未久，他們就在京都住這未久。

“我知道你們是搭這個火車來的。在到食堂去的時候，總看不見你們。”

心南說我們會搭這個急行車到東京去是博士卵告訴他的。昨天博士卵和新城博士同坐汽車到理學部，心南恰好也坐汽車到圖書館，他們碰見了，博士卵就告訴他，我們第二天會乘車東

上。

八點半到了東京。聽說東京的狗很厲害，我真怕人地生疎，有瘋狗跟了我們來。到這時候，我也希望有個熟識的日本人來招呼我們了。

日華學會的幹事來了，他跑去頭等車那邊去接鄭心南兄他們了。龔君和日華學會的老板認識的，他挾着黑皮包跳下月台上來東張西望。

“訂了電報給他，怎麼不來招呼呢？他們到我江西來的時候，我很客氣地招待了他們呵！”他在說笑。

“你到頭等車那邊去看看，或許來了。二等車這裏他決不會來光顧。在資本主義的國裏，階級是很明瞭的。”我也笑着說。

龔君果然跑向頭等車那一邊去，好像要去責備他們，怎麼不來招呼我們呢。

龔君又說，從前的日本外務大臣內田康哉伯爵到江西去的時候，他為內田特別備了專車，送他到南昌，到了南昌，又備了八人抬的大呢轎去抬內田，所以內田高興極了，看見南昌的沿街

軍警都向他舉禮立正，更笑得嘴巴合攏不來。我說這是一種禮儀，日本是很守古代禮儀的國家。中國的古代之禮早失了，怪不得載季陶先生在極力提倡，袁世凱祭天的一幕怕還有重演的一日呢。

走出車站，才知道下大雨了。

日華學會的幹事介紹我們住神田錦町的巨閣旅館。八年前在這旅館前的街道不通電車的，現在也通了。

廿五日，星期四，晴。

大家都疲倦了，打算休息一天。並且博士卯還沒有來，決定今天不去團體參觀，各人可自由行動去訪同鄉或舊友。我很想早點去看R君，但R君定有略圖寄在同鄉黃君家裏轉交給我的，所以我又不能不先去看黃君。黃君在東大地質學教室，我本可直到地質學教室去，但怕遇見從前的受業師，有許多麻煩，于是不能不先去看蔡君。蔡君住中華學舍，一找就找着了。我忙把他拉到大學裏來，我在舊八角講堂後面等他們，要

他去地質學教室裏叫黃君出來，等了一會，蔡君出來了，他說，黃君今天沒有到教室裏來。于是我強邀蔡君陪我到市外高圓寺去找黃君，因為我急于要看 R 兄的信及由上海來的信。

黃君的住家真不容易找，因為下了雨，日本的路道真壞，把我的腿都走酸了。找了二個多鐘頭，才找着。黃君交來兩封信，一封是上海湯君寄來的，他新開書店，要我撰稿，一封是我所期望的 R 兄的信。

R 兄住在東京市外很遠很遠的一個村落裏。他把搭電車去的路道寫得很詳細，略圖也描得很明瞭。R 兄因為幾個小孩子要進學校，才搬到那邊去住。R 夫人說，那邊的物價很貴，還趕不上黃君住的高圓寺那邊便宜。

在黃君家裏談了半點多鐘，和蔡君同出來，在高圓寺車站傍邊的食堂裏午餐。

我們約定下午一點要回到 H 閣聚會的，我遲了二十分，這是因為找黃君的住家耽擱了好些時間，他們都在責備我。

我問他們要到什麼地方去，他們說，要到日本外務省去會東方文化事務局長岡部長景，並到公使館去看汪榮寶。我聽見了就頭痛，不知去好還是不去好。

已經到東京來了，還是跟他們一路去了，精神上從沒有像今天這樣痛苦的，我真想馬上回國去，但我想買些書，我想會會在東京的朋友。我想，這次來日本真是自尋煩惱了。

到外務省看見岡部那樣鄙笑我們的樣子，心裏更不舒服，才由外務省出來，陳團長問，看公使去不去呢。

“日本外務省的衙門都上了，難道因震災倒塌了，無力修復的本國使署也不去憑吊憑吊麼？”我並不是真想去看中國公使，我實在是想去憑吊下使署的敗址摧垣。在那邊我去領過官費來，在那邊我罵過公使來，在那邊我喝打過干涉我們學生團體的日本警察來，那塊地方是耐人懷想的。

聽說日本政府想把那地皮收買回去，公使

館的人們也很贊成賣，好還他們的欠薪。但結局還沒有賣成功。賣不成功的原因是日本政府覺得太難爲情不敢出手買呢，抑或是中國方面擡價太高了，我却無從知道。

使署的外牆沒有倒塌，紅磚的顏色還是和舊日一樣的枯澀憔悴。至圍牆裏面的建築物却通通倒塌了。現在只是一面蔓草。只在留學生管理處的舊跡築了一棟矮矮的木造小房屋。因爲裏面沒有進去看，我們只在前頭的會客室裏坐了一忽，不知道這棟小屋共有幾間房子。會客室裏的陳設十分簡單，真是一檯，四椅，兩茶几，不多也不少。

我們把名片傳進去了，門房剛才說主人在家的，但過了一會出來說，裏面沒有一個人，大概主人不高興會我們吧，聽說他正準備交代呢。

由那個小木造房裏出來，我忙對龔君說。

“我們莫非弄錯了，恐怕這個小房子是日本人的住家呢。中國公使另租了有堂皇些的衙門吧。”

“你總是這樣愛開頑笑。無論對什麼事都這樣神經過敏！”

我也不好再說什麼了。橫豎我們也沒有什麼誠意去會他的，也不是對於國家外交有什麼貢獻，不過散散步吧了。

我們叫了街車回到神田來。因為還有點時間，我便在各書店走了一轉，舊書店太多了，看得頭昏眼漲。買了幾本社會科學的書，就到一家小食堂喫晚飯。喫了飯，回旅館來看見同伴還沒有一個回來的，于是又再出去物色舊書。

今早到本鄉第二中華學舍訪蔡君之前，先去看過C兄來恰好C兄出去了，我和陳文祥兄留下一張名片，寫了幾個字留給他。

恰恰我們到舊書店去時，C兄就走來看我們，撞了個空；他留字給我們說，他明天整天在家等我們，若我們不去，他在明晚上定來看我們，要我們在旅館裏等他。

廿六日，星期五，晴。

八點早膳後，即伴陳文祥兄赴本鄉看C兄，

我們會見了後當然十分歡快的。關於樂群的定期刊物，我想把它改爲月刊，將內容弄充實些。這次來日本，我的最大目的還是爲這件事來和C兄商榷。七八年前我是個無聊的而又淺薄的青年，才由大學畢業出來，便氣吞牛斗，以爲全中國裏再沒有學問趕得上我的人。比我老的，不問他們對於革命有信仰沒有信仰，都要讓開辟道讓我來做個領導，青年人也要跟着我來，我所罵的，青年們就應當唾棄，我所稱讚的我自己，青年們就應當擁護。並且我知道要在中國出版界出名，最好不問有無理由，祇要把先進的瞎評一頓，罵一頓，那麼我的名聲就會比那個先進高了。我竟沒有料到那種時代已經過了，那種瞎批和蠢罵的方法不發生效力了。譬如R兄的著述言論，在青年中的魔力實在大，我就有點妬忌。並且我和R兄是同鄉，人傑地靈，出了麒麟如何不可以再產鳳凰呢？罵罵吧，混罵吧，批評吧，瞎批評吧。何況我是後進的秀才，後來應居上的！我比R兄到底多懂一點 dialectic material-

ism。我這次來福岡又買了F氏的經濟批判和唯物史觀了，我以後也可以自銜我是F—ism的宗仰者，我是F氏的高足，我只要把R兄一批評，再批評，經過了相當的時候，R兄頭上的榮冠定會轉到我的頭上來。

但我冷靜地一想，我又覺得我太不要臉了，我忙打自己的嘴巴。因為我知道R兄之得青年的信仰，完全是由于他的人格，由于他的有煽動力的文字，由于他十餘年的努力。淺簿的我對於dialectic materialism 又是一知半解，一朝一夕就想取R兄的地位而代之，真是夢想，真是無恥！

可以走向革命的道路的人，就不懂dialectic materialism 也還是可以參加革命。不懂 dialectic materialism 就是反動，這個理論是不成立的。但有些弱志薄行的文人竟中了我的計了，罵他們不懂 dialectic materialism 就是有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就是反動，他們便惱羞成怒，甘以反動者自居，甘以小資產者自居。于是我更可

以攻擊他們了。他們如果聰明，夜當比我還要更熱烈地走上革命的路道，不要去抽起額筋，臉兒發青地去爭三十五十元的稿費或編輯費。不要儘在說我自己的理論嚴密，他人的便全無理由，並且一方面也要熱心地去研究研究 dialectic materialism，不要給人家說你們是落伍。研究的遲早不能以之為決定反革命與不反革命的條件。故我發見了幾條原則：

(1) 革命理論是很要緊的，但動機若是銜學的，那就把革命理論為新洋八股化了。

(2) 為適合于中國青年的讀書程度計，我們要把革命理論通俗化，普遍化。不要儘把外國的不通的文句全盤採用，使青年讀者頭痛念不下去。譬如英文有一個成語 overwhelmingly greater，日本人把他譯為“壓倒的大多數”，我們不必就把“壓倒的大數”一字不換的抄下來，即用“絕對大多數”也沒有什麼不好。文字總要普遍化一點好些。又如“他有意對我要作劇，”改為“他有意和我開玩笑，”不比較普遍不肉麻麼？

(3) 要多做啓蒙運動的工作。不要儘以銜學的態度向未研究革命理論的指摘。只要他是有志革命的人，應對他爲懇切的指導，不應以大學教授的銜學的態度拒人于千里之外。

(4) 對於未研究 dialectic materialism 的人，不應取誹笑輕鄙的態度，應當誠懇的勸他研究。遽然用銜學的態度加以叱責，是談革命理論的人最宜切戒的。何況先研究一年半年 dialectic materialism，並不是大不了的事。從前有一二位革命先覺者已介紹過 dialectics，或譯爲互辯理，或譯爲對戰理，那時候的讀書界比現在差些，沒有許多人注意。其實現在不了解的還是佔大多數。這是適逢其時，並不是奇貨可居。

總之最要緊的是要革命理論和言行一致，不要一面談革命理論，一面做在議院裏打架的議員，所爭者私！

我懺悔了，我要沉心去研究 dialectic materialism。同時我要克服自己，圖理論與行動的一致。對於革命理論之研究若稍有所得，我要

以徇徇善誘的方法誠懇地謙和地去做啓蒙的工作，去引導研究革命理論比我們遲些的人。但我只有此志，有此能力沒有，還須俟之日後。

十一點由C兄處出來，在郁文堂買了些“世界大勢”，“世界歷史”等書，即搭電車到O站。到O站時，肚餓極了，便在車站前的一家小食堂裏喫了一碗雞蛋飯，然後買市外電車票赴K站，R兄就住在K站附近。

在K站下了車，很容易就找到了R兄的住家。因為門首沒有標札，我在門首躊躇不敢進去。祇一忽，就聽見R夫人的聲音。

“啊啊，有客來了。”她像告訴他的丈夫，一面出來開門。

我一進門就除鞋子，很快地走進來了。近視眼的R還沒有看見我，他坐在蓆子上儘伸出首來望門首，他不曉得我已經笑着坐在他的背後了。

“啊，你麼？”他還是和從前一樣的率直無表情。

我這時候真不知要向他說什麼話好。問他

的生活狀況嗎？他的生活樣子已經擺在我的面前。問他的身體好嗎，太不能免俗了。想來想去，我想不出什麼話來說。我只好等他來問我，我便回答他。我儘在看他屋裏的陳設。總之，一句話，Poor 得很。他只蜷伏在大不滿二方尺的矮桌子前在寫原稿。

“我在日日新聞上看見你們的名字，知道你們要到來了。他們寫你是武昌大學教授，哈，哈，哈！”

“也不錯，加一個『前』字就好些。”

“你來這裏沒有人跟着你來麼？”

“不，沒有。”

R點了點頭。

R在研究文字學，他發見殷朝是初創制文字的時代，殷以上的歷史是靠不住的，而象形文字多由于生殖器崇拜，古文字象形男女生殖器的很多。他還問我，殷朝在地質學上是什麼時代。我覺這是很不通的質問。於是問他是什麼意思。他說，地質學上能夠調查出殷朝是石器時代

或銅時代麼？我說這是考古學者和人類學者的責任，在地質學上說有歷史以後都是沖積期了。R太不以爲然，他還責備我，研究地質不該對於這些問題都不曉得。我只好笑，真是有冤莫訴，可見得不同道的人，是很難得互相了解的。

R像被充軍到這荒村裏來，在物質上和精神上雙方的生活都很苦，較之我們在上海做銜學的事業，暇時便挾着情人的臂膀出入于映戲院，跳舞場，和茶樓酒店者，其苦樂何啻霄壤耶？

六點半由R君家裏出來，乘電車回東京O站。因爲約了C君，我忙叫一輛街車，叫車夫趕快駛向神田方面去。我的態度太匆忙了，其實並沒有什麼要緊事待做，我只怕對C兄失了信。車夫又是個尷尬貨，駛着汽車瞎跑，該經過的路不走，他只揀幽僻的街路跑。大概是因爲他的駕車技術不熟練，不敢在多人來往的馬路上駛，免發生危險吧。第三，距我的旅館只差兩站，汽車停了，在黑暗的橫街裏停住了，車夫說，沒有gasoline了，沒奈何，我只好下來步行。我那裏知道

有人跟着我呢。

回到旅館裏，看見C兄坐在我的房裏等我，我看時鐘，我遲了半小時的約。于是我和陳文祥兄再伴C兄出來在街上散步。走了一趟，我們就到中華第一樓，叫了幾樣菜和四兩紹興酒，一直坐到十一點半鐘。

R兄和C兄在日本的生活都很苦，尤其是精神的生活R兄像受流刑被流到荒島上，C兄也說他在這裏十個月了，完全過孤獨的生活。他們一天到晚，只是寫，除讀和寫以外，沒有事。他們近來生產力如此之強，就是這個緣故。

廿七日，星期六，晴。

天還沒有亮，就聽見犬吠。我想何以今天犬特別吠得厲害呢。這是因為前兩天事忙，沒有注意的緣故吧。其實犬是天天在吠。

我才洗嗽完，打算到食堂去喫早點，因為我們昨天約定了今天要一同去參觀市政調查會和理化研究所。

我正要進食堂，龔君來對我說，大概因為你

昨天去看了R君，警視廳派有四名偵探要會你，他們在會客室裏。

我雖然沒有犯法，但我生平怕狗，也討厭公家的偵探。我便走出會客室裏來問他們有什麼事。

日本是階級非常明瞭的國家，他們的第一人稱，第二人稱，第三人稱的代名詞都有貴賤中等的三種。他們對我雖然不是用最賤的稱呼，但是用最不客氣的Kimi。

“Kimi是東大畢業的麼？”

“是的。”

“那一科？”

我真討厭極了。我忙叫龔君拿了一張團體名片來。他們看見我是理科畢業的，便問我幾時畢業的，我也答應了。

他們還神經過敏地問了許多話，我只當他們放屁。但他們要來檢查我的行李，沒有法子，就讓他們翻箱倒篋的檢查了。可憐龔君因為和我同房，行李也被檢查了，真對不住他，我累了

他了。

就這樣的糟蹋了兩三個鐘頭，到後來他們走了，祇留一個向我明白說，他要做我的侍從武官。

“好囉，你就跟了來吧。”

我和龔曹兩兄出來，那位永原先生也跟了來。他是個可憐的忠實，故我特別稱他爲永原先生。在途中看見陳團長，因爲陳團長先和博士卵到日華學會等我們。

“等了半天，怎麼還不見你們來呢？”

“就是那班討厭鬼檢查行李，鬧了兩三個鐘頭。”龔君說。

“還有一個跟了來呢。”我笑着說。

“這真討厭！”陳團長正經的惱了。“這樣跟了來，精神不痛快，還參觀什麼！”

到了日華學會，沈君因爲等我們等得不耐煩，先走了。於是我們叫汽車到市政調查會來。

後頭跟了一名偵探來，大家都無心參觀，於是我提議到帝國 Hotel 找鄭心南兄去，要煩他

爲我們到外務省去交涉，由外務省再向警視廳交涉，撤回跟在我們後面的偵探。

外務省打電話到警視廳去了，警視廳也答應撤回那個私服偵探。上面握手，下面用腳踢，就是日本人的慣用手段，這是龔君說的，我覺得一點不錯。警視廳雖然答應撤退那個偵探，但他還是跟了來。

我會過了C兄，會過了R兄，會見了幾位同鄉舊友，我的心願償了，我再無留戀東京的必要了，我決意回去。我本很想快點回去看我的S，T，Z三兒。

動身前一天，我告訴T兒，

“爸爸要到日本去，爸爸走後，你在家裏不要淘氣，等爸爸回來買多多好玩的東西給你們。”

T兒怎麼說呢？她說，

“爸爸要快點回來。不快點回來，T會關緊房門，不給爸爸進來！”

“快點回去吧。回遲了，T兒會不讓我進去

呢。”我這樣想，決意明天動身。曹君也因為學校的假期滿了，急于要回去，他答應我一同走。那時候我真感激曹君。有曹君同伴，總比我單一個人走強些。

由外務省出來，我們都相信外務省替我們交涉妥了。並且外務省還給了我們各人一張證明書，證明我們是來視察學術的。無奈警視廳當那張證明書上寫的文章是放屁。那位永原先生又跟了來問我們，外務省如何說法。我們告訴他，外務省已經向警視廳說妥了，即刻下命令叫你離開我們。但他無論如何還要跟了來。五個人在日比谷公園角上再開始談判，真有些像小商人們在街路上爭價的，煞是好看。

“你快點走開！不要跟到來！”

“有什麼要緊呢。你們走你們的路。我遠遠地在後頭走。”

“我們不知道，倒沒有什麼要緊，知道了你在後面是跟了我們來的，精神上就不痛快了。你真要妨害我們的視察麼？”龔君說得臉皮通紅

了。

“有什麼要緊呢。我跟了來決不會妨害你們的。”

“不行！”我強硬地和他說，“你如要跟了來，我們就一同回到外務省去，儘坐，坐到警視廳撤你回去的命令到來。”我也生氣了。

“張君何必這樣生氣。在街路上，你走這一邊，我走那一邊，不好麼？”

“你這樣說，太把人當傻了！我們還是一同回外務省去吧。”我拉着那位永原先生的手，要他同我到外務省去。但只一瞬間我就失悔不該有這樣的態度。我因為氣極了，沒有加以深思。

我想外務省何嘗不是一樣的討厭我，不過敷衍面子吧了。我想借他們外務省的勢力去恐嚇這個可憐的永原先生，——他因上司有命令，只在機械地動作，是很可憐的，——未免太可恥了。

果然，永原先生一句話不說，默默地走向那一頭去了。他像決意回去報告我們在外務省交

涉的經過。他真的不跟我們來了。

我們四個再叫了一輛汽車，駛到神田 崎町的會元樓來喫中飯。我們來到樓上，就看見台灣留學生在開同鄉會。

“今天真倒霉 萬一有偵探來，又要說我們來參加他們的集會呢。”陳團長笑着說。

永原先生，在日比谷公園傍，臨別時，還問我們下午到什麼地方去。我們答應他，到理化研究所去參觀。我想他一定跑到那邊去監視我們了。

由會元樓出來，大家都沒有心緒參觀了。又決議各人自由行動。

我想，我到什麼地方去好呢。凡是有中國學生住的地方，都有偵探監視着。我不敢去看C兄，更不敢到R兄那邊去，怕增加了警視廳的懷疑。我想，回旅館去也不好，旅館裏定有人守着我的。並且他們不知什麼時候才回來，一個人行動不自由，是再辛苦沒有了的。

曹君看帝國美術展覽會去了。我因為對於

美術沒有興趣，沒有陪他去。龔君看他的小孩子去了。陳團長也像不願意和我同行，我覺得很可笑。在上野公園前下了電車，他們都離開了我走了。我登時感着一種悲寂。偶然望見地下電車的廣告，我想，已到東京來了，坐坐地下電車是什麼滋味吧。地面電車和地下電車差不多，只是空氣差一點，又車費比地面電車貴，所以搭客很少。

由上野到淺草，一刻工夫就到了。我原想看電影戲去的，但到淺草來時，忽然有點頭痛，大概是太疲倦了。我在雷門前玩具店買了幾件小孩子玩的東西。我決意明天離開東京了。

由淺草叫了一輛汽車趕到本鄉來，在高等學校前的文具店裏買了五十張Kent紙，這是買給Pan Ur君替樂群畫封面的。再到郁文堂買了些書，然後買了一個手提籐籠，把這些什物裝好，提着走向H閣旅館來。

永原先生果然坐在旅館的門廊裏。還有一個也像是偵探，在和他說話。一看見我他便笑嘻

嘻地向我說，

“張君下午到什麼地方去來？你們沒有到理化研究會去呀。”

我覺得他真討厭極了，不理他，一直回後面的房裏來。但他竟不客氣地跟了來，站在門首。

“張君你今天下午到什麼地方去來？”

“沒有告訴你的必要！”我叱他。

“問一問有什麼要緊。何必這樣生氣呢。”

他說着想進來。

“滾出去！不得我的許可，不准進來！”我一面在寫明信片，通知在東京的友人，我要離東京了，不再去看他們了。

“把我嚇了一跳。”永原先生這時候的態度實在可憐，忙退出去了。

“張君你是赤門出身的，何以這樣不明白，儘生氣呢？”他站在房門首笑着說。

“赤門出身的，給人家當傻時，也會生氣的。”

“那末我回去了。對不住，攪擾你了。”他站在房門首向我點首。

“你回去不回去，沒有通知我的必要。”

永原先生真的走了。因為他要交班了。當我回來時，他已經把我介紹給那一個胖胖的，樣子很兇的偵探。永原先生的責任已經交卸了。

我的明信片寫好了，很無聊，本來想出去，再巡視舊書店。但想像到那一個樣子比較兇的偵探要很着來，我真有點怕。我決意不出去了。就在沈君的床上睡着了。

像有人走進房裏來。我忙睜開眼睛，曹君挾着一大包書回來了。

“你幾時回來的？”

“回來了半天了。那個傢伙又來了呢。”

“沒有呀。門廊下和會客室裏都沒有人呀。”

“有的，不是上半天那一個，調換了一個新的來了。”

聽見曹君說沒有有人在門廊下和會客室裏，我心裏暗暗地有點歡喜。我想，莫非命令到了麼？錦町警察署把他撤回去了麼？

“你試出去看看，是不是真的走了。鼻門首

有一點鬍子，黑黑胖胖的，就是新調來的。”

曹君真的走出去，過了一會，笑着回來說，

“有的，有的。還沒有撤回去。站在門外去了。有鬍子的，是不是？”曹君說到這裏，用右手的食指摸了摸鼻孔門首，“他還有根很粗的手杖，比今早上的兇得多呢。”

“他們說偵探用的手杖裏套住有一枝小劍，不曉得是不是真的。”

“你害怕麼？”

“他若沒有帶兇器，我們可以和他開個頑笑呢。”

“我們喫飯去吧。我們故意跑一跑，多轉兩個灣，看他怎麼樣跟了來。”曹君笑着說。

“那不是更增加了他的猜疑麼？”

“怕什麼！”

我們走出旅館門首來了。那個偵探看見我們，精神似乎緊張一點，挺直他的胸膛，睜着他的雙眼，像在賞鑑東京城頭的白雲。他的身體一點不動，佯裝沒有注意我們。我想這真是滑稽。

我們只走了七八步脚，他也移動了。

“我們跑麼？”曹君笑着問我。

“不妥吧。我們跑，他也跟着跑，給街路上的人看見了，難爲情。”

我們在一家小食堂裏喫飯，喫了半個多鐘頭。這家食堂在一條單口胡同裏，那個偵探便不跟來，只在胡同口守着。

我們各喫了一碟 Pork Cutlet，一碟 Oster fry，一碟飯，和各喝了一盅啤酒，可以說是又醉又飽了，因爲我們都不能多喝。

“去叫那條狗來，請他喝一盅啤酒好麼？”

“好的。”曹君笑着出來看，但不見他的影子。

“恐怕回去了，不來跟了。”曹君回來說。

“他決不敢走的。他躲在我們看不見的地方偵察我們的行動呢。或許他由後門走進廚房裏，在窺伺我們也說不定。”

我們由小食堂出來，就在神田一帶轉了一個大圈子。由中華第一樓那條街向九段坂走去，

再由九段坂沿電車路走到神保町，再由神保町走到駿河台，又由駿河台走到小川町，由小川町再折回旅館裏來。這幾條街的路程雖不多，但我們看了二十幾家的書店，在每家書店裏多則花二十分，至少亦十分鐘，五點半出來的，回來時已經十一點半鐘了。我每進一家書店便翻轉頭來看那個偵探，他就在遠遠的對面電柱下癡站着，像一個銅像。我想他的生活真苦呀。假定他也有一個小女兒像我的T兒那樣哭着望父親回來時，……………我還是早點回去吧，好讓他早點回家去看看妻子。我把我的無聊的感想告訴了曹君，曹君搖了搖頭。

“不，不行吧。他今晚上怕要徹夜不睡，站在旅館門首看守我們呢。是他的值班，不到天亮他不得回家去的。他要做整夜的守門犬。你看，他的衣服特別穿得多，不是準備熬夜麼。還有頸圍呢。”曹君笑着伸手向頸項比了一比給我看。

我到這時候，真佩服當暗探的日本人了。他們的忍耐力真強，他們只忠實地跟着客人監視，

不敢向客人囉唆一句，得賄賂的事更不消說。因為跟一個客人，他自已的行動自由都失掉了。他當然不是爲忠君愛國，他是要忠實地維持他的飯碗。假定我一跑，在黑暗的道路上轉一二個灣，叫汽車走了，他趕不上來了時，他的飯碗就難保持住了。明天他的妻子定哭着罵他不中用吧。

鄭心南兄很關心這件事，也爲我抱不平，爲我很忙地奔走交涉。我回來旅館，才知他來過了，沒有會着我們就走了，留了幾張名片，討論關於這件事。他主張，明天日本當局仍不撤退那個偵探，我們就全體回上海去。我聽見心南兄這個主張，心裏十二分感激。他還打電話來說，他已經打電話給外務省，並託日華學會去向警察當局交涉了。

過了十二點鐘又有電話來了。我已進了寢床，龔君出去接電話。不一刻，龔君回來了。

“好了，好了。日華學會那邊來的電話。警視廳那邊已經答應撤回那個守門狗了。不過今晚

命令來不及了，要等到明天八點半鐘命令才得達到錦叮的警察署。八點半以後，那個偵探一定回去的。”

“不管他們撤退不撤退，明天晚上我決意走了。”我把才睜開的眼睛再閉上。我只擔心，明天黃，葉，沈三君若不來看我，那末又不知在什麼時候才得見面了。黃君研究地質，前面已經說過，葉君研究經濟學，沈君研究蠶學，都是同鄉，因為明天是星期日，他們都約定了要來看我。黃君雖在前天見過面，葉沈兩君還沒有會到。

廿八日，星期日，微雨。

七點多鐘，我和龔君都醒來了，但還沒有離寢床。下女跑來說。

“張先生，有客要會你。”

我聽見了有客，胸口便撲撲地跳，雖然不是害怕，但總擔心偵探們再來問長問短，實在討厭，精神上也很覺痛苦。我便問下女，

“穿洋服的還是穿和服的？”

“穿和服的，”下女說了。

我想穿和服的定要穿屐，偵探要跟人跑，決不至于穿屐來吧。我稍覺安心了。

“是那一個呢？”

“恐怕是我的同鄉吧。他們都約了今天來看我的。”我想定是黃君或葉君，因為他們都有穿日本服的習慣。

聽見下女在外面對那個來客說，

“張先生還沒有起床。”

“不要緊，那就等他起了床時再會他。”

聽來客的口氣，完全不像是中國人。我想莫非是“改造”社長山本先生麼。我又想快點起來會他。

在上海時，井上紅梅君寫了一封信給我，介紹我去會山本。我一到東京就把那封信寄出去，並請山本指定會面的時間。昨天由書店回來，龔君便告訴我，

“山本來過了，因為你不在，留下名片回去了。”

下女又進來了，我便要她引那位來客進來，

因爲我實在急于要知道他到底是誰。

“請到這裏來，”下女在外面對來客說話的聲音。

紙屏再打開了，一個年約四十多歲，沒有蓄鬍子，樣子雖然不兇，但像很狡猾的日本人站在房門首儘望着我。他不敢進房裏來。看見他那種怪樣子，我就明白了，胸口再跳動起來，當然不招呼他進來了。

“你是那一個？”我問他的時候，龔君也儘望着他。

“我是錦町那邊派來的。對不住，太攪擾你了。”

我點了點首，把才由被窩裏撐起來的半身再倒下去，不理他了。龔君也只用鼻子哼了一哼把被窩一拉，遮住了頭部，不看那位來客了。

那個狡猾像走了後，——當然他是在門首守着我，——龔君忙叫下女進來問她，幾點鐘了。

“我去看一看來。”

下女去了一趟，回來說，

“七點半鐘了。”

“還要一個鐘頭，此刻命令還沒有到錦町警察署吧。”

我們起來洗嗽後到食堂裏來時，看見那個狡猾像坐在會客室裏吃烟。

但是到了九點多鐘，那位狡猾像還坐在那邊，動也沒有動。

龔君一個人參工鐵道工場去了。我們四個還留在旅館裏。我託博士卯打了電話，叫心南兄過來。

九半點鐘心南兄和日華學會的總幹事來了。聽那位幹事的口氣，好像警視廳因為日皇加冕式舉行在即，所派偵探不能撤回，並且還詭辯，這是出于保護的意思。

“像我們這樣的區區小子，用不到你們保護，這種保護實在不敢當。撤退不撤退不要緊，橫豎我今晚上要走的。”我對我們同伴說。但是日華學會的幹事是懂中國話的，他看見我態度

這樣堅決，並且還說了些外務省的證書只值得揩屁股的話，他便自告奮勇再到警察署去交涉。

神田警察總署正在日華學會對過，那位老幹事和那邊的一個科長認識，大概他把一切情形說明白了，對我雖然還有幾分懷疑，但相信我是快要走了的。換句話說，他們是暗默裏以我的出境為交換條件。他去了半點多鐘，打了電話來說，神田警署答應撤回那個偵探了。果然在會客室裏看不見那個狡猾像了。

我決意要回去。當然，他們也不便再留我了。曹君也說要和我一路走。於是心南兄對我們各貸一百五十元。我這次東遊是自討苦的，同時累了心南兄不少，我在這裏該對他表示謝意的。

沈，葉，黃三兄也來了。他們在日本領官費讀書，在國外住了十餘年，對於中國社會情形很隔膜，中國的革命潮漲高至如何的程度了，他們都不十分知道，這也難怪的。

正午我和他們出來，到會芳樓午餐。

曹君買書去了，他約我四點半須在旅館聚

會，收拾行裝。其實我的行裝早整理好了，專等時間的到來。

很出人意外的就是恰恰朱鳳美君由海南回到東京來，他聽見我在日關，特由青年會過來看我。我也陪他到青年會去坐了半個多鐘頭。回來時，看見永原先生又坐在旅館裏的門廊裏。

日本外交之無信用由此點可以證明。

我不理他，直回到後頭房裏來，看見曹君的行李也收拾好了。

“走把。”曹君，看見我回來了，說。

“走吧！”

旅館主人也像十分討厭我了，我一天不走，刑事偵探一天不離開他的旅館。他早替我叫了汽車，並將行李搬出來，一一裝進汽車裏，於是我們也走出來。

黃君送我們到東京車站來，還送了些頑具，說是他的夫人買來送給我的小孩子頑的。

我們打算搭九點二十五分開往下關的急行列車。我們因為要買寢台票，也想早點到車站

去。

我們正在買車票，又看見永原先生了。他担着一把洋傘，儘在望火車發着呆。我們把車票買好了，行李交託好了後，打算到車站外去喫晚飯。永原先生當然也跟了來。我向他一招手，他飛跑地走前來。

“回國去麼？”他問我們。

“受了你的驅逐，只好走了。”我笑對他說。

“你這樣說法，使我太難堪了。我只是奉命命來的，好說什麼話呢。我也知道很對不住你。”

“你可以回去復命了吧。”我說着把車票拿出來給他看。他對於“長崎”兩個字特別注意。

“我今晚並不是來尾行的。”

“那末，你來做什麼？”

“警視廳有命命來說，你今晚上要動身的樣子，叫我來看你。”

“感謝，感謝。閒話不說了，我請你一同去喫杯酒吧。”

“你們去。我肚子不好，不想喫。”

“不要客氣，我們要走了的，揀一個僻靜的館子就好了。”

“……………”永原先生不說話，像有點意思了。

“噢日本餐還是噢西洋餐？”我問他。

“支那料理才好噢呢！”這錢涎欲滴般地說。但他隨即又辯解，我的肚子不好，什麼都不想噢。

“不要緊，噢點不要緊，多尾行幾個客，就容易消化了。”我說了後大笑。

“張君你說話真厲害。我真的肚子不好。”

“什麼道理？”

“我的職務真苦。真是個苦差。”

“何以這樣說？”

“昨夜裏尾行一個俄國人，——其實一點沒有可疑的，又是當局的神經過敏，——跟到午前兩點多鐘。那個俄國人在一家 bar 裏頭儘喝酒不出來，害我在 bar 門首儘站，冷死了。到兩點半才回到家裏來，老婆睡熟了，叫了半天才醒過

來，你想我氣不氣。我雖然進了寢床，但精神反燥，睡不着。我剛剛睡下去了，老婆又把我叫醒來，說命令到來了，要去尾行一位貴國人。還沒有响六點，我又出去了，肚子又飢，身上又冷，你想這樣地起居不定，飲食無常，那裏不會把腸胃弄壞呢。”

“你有小孩子沒有？”

“五個小孩子了。”

“都長大了吧。”

“大的只十一歲。三個進了小學校，最小的還在喫奶。”

“你一個月的薪俸多少？”

“有限，有限。”

“有六七十元吧。”

“……”他不說話。

“有百把塊錢沒有？”

“是那個樣子。”

看他的神氣，薪水是不很差的。

“你的小孩子將來進了中學，你的負擔又要

加重些吧。”

“我們的小孩子那裏敢想進中學呢。”

“那裏話！像你這樣地勤勞，這樣地忠君愛國，你的小孩子將來一定上進的。你這樣地爲他們勞苦，他們將來對你要特別孝順才對啊。”

“……………”永原先生只是苦笑。

“你們辛苦，他們賺錢。田中義一怕變成了一個大富翁了吧。”

“不見得吧。”

“你每月總要貯蓄一點吧。”

“……………”他只跟着走，不回答我。

“再過十年二十年，你也可以把貯蓄下來的錢買輛自動車呢。”

“張君不要說笑了。”

我們走到一家咖啡店前來了。

“…進，請進。時間還早得很，請慢慢喫。我在這裏等你們。”他站在門首不動了。

“不要客氣，一同進去喝一杯吧。”我拉着他的臂膀強他進去。他向前後左右望了一望，看見

沒有行人，便急急地跟了我們遙來。我們揀了近門的一個座位，我和永原先生對坐，曹君坐在我的左側。

“你有五個小孩子了，佩服佩服！連教育費，很不容易吧。”

“所以我這樣的瘦了啊。”

我們三人分喝了一瓶啤酒，各喫了一分Lunch，他雖然說肚子不好，但是啤酒還是喝了，Lunch也吃得比我們乾淨。

我們由咖啡店出來，再向銀座那邊散步。

“昨天太把你罵狠了，真對不住你。你是機械地在動作，怪不得你的。”

“我對不住你了。不過奉了命令來，沒有辦法。”

“我和你雖不同國籍，但在社會上的地位是一樣的，你知道麼？”

“……………”他一刻沒有話說。

我也不便再多說。過了一會，

“你受過完全的大學教育，我那裏敢和你相

比呢。”

“大學畢業有什麼中用呢？生活苦是一樣的啊。”

他每聽見這些話，他都不敢回答什麼，只默默地跟着我們走。

我在柳屋買了機盒肥皂及幾件日用品，打算帶回上海去送朋友的。只買了十多塊錢的樣子，永原先生在傍邊望着，很羨慕的樣子。我也不敢再買無聊的東西了。

曹君還買了一大包水菓帶到車上喫。永原先生親切地替我提着走。我很覺得不過意，不肯給他提，但他爭着要提。

“你住什麼地方，可以告訴我麼？以後我會寫信來給你，我們是好朋友了啊。”

“……………”他只低着頭走。

“怎麼樣？”

“寄到錦町警察署轉交就可以。”

“你這個職務不見得是終身職吧。”

“當然不是。……………不過，……………我將來或

許也會到上海去謀活呢。”

“上海還是一樣不容易啊。恐怕比日本還難些呢。”

我們回到車站了。因為要剪票，客擠得很，我的手提行李及買來的用品都是由永原先生代我送到柵欄邊。

“過了神戶不會這樣戒嚴，你們可以到嚴島看楓葉，慢慢地頑吧。”

“不，我們直回上海去的，在途中不下車了。你去對警視廳的當局說，可以放心了吧。”

“啞啞啞啦！”他笑着告別。

“啞啞啞啦！”

我們揀到了第十一號車箱，把行李收拾好了，就寫了一張明信片託 boy 投郵。明信片是寄給 R 兄的，因為我約了三十日再去看他，怕他望我。我不能不略把我要急急離開東京的原因告知他。

二十九日，星期一，晴。

整日在車裏，十分煩悶。想到我這志望來

日，真是自尋煩惱，又好笑，又好氣。

沿途車站都有偵探來監視我，看我下車不下車。甲站的偵探乘車至乙站，便交代給乙站的偵探，送我至丙站，就這個樣子把我直送到下關來。

過了海，到門司來時，十點半了。十一點二十分再趁由門司開往長崎的火車。在門司車站，還有偵探來檢查我的車票，是不是到長崎。

開了火車後一二十分，我疲倦極了，睡着了，有沒有偵探跟了來，我不知道了。一直睡到第二天的六點鐘。

三十日，星期二，晴，有風。

八點半到了長崎，又看見有偵探在等我們。我們忙取九十元交給山崎旅行社，託他代買船票，並託他們運行李到上海丸船上去。交點清楚了後，我們到四海樓喫早點。

上海丸於下午一點展輪，看見海面的風吹得厲害，有點擔心。明天雖可以回到家裏，但今晚上的苦就難挨了。

到了晚間，輪船果然簸蕩得十二分厲害。我睡在 bed 上，還像看見我在柳屋買東西時，很悲寂地站在我傍邊的永原先生。我想他此刻又接到了命令，在這寒風深夜裏出去尾行那一個客人了吧。

“不要想那些事了。只望快一點天亮。明天下半年可以看見 S, T, Z 三兒了。”

第二天下午，二點多鐘，上海丸進了黃浦江。我儘站在甲板上眺望遠遠的隱伏在濃黑煙霧中的上海城。

雖然是破碎不堪了，但舊山河，在我，還是十分可愛的。

祇半個月間，我竟演了一場罪喜劇！

1928年11月15日

脫稿於上海。